

天恨離

逸君方

世界書局印行

279

集三第刊叢本劃

編主境另孔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離

恨

天

(即「梁山伯祝英台」)

(六場十二景
抒情文藝劇)

登場人物

梁山伯

他的母親

瑁安

他的小廝

祝英台

她的父親

她的母親

她的大嫂

梅香

她的婢女

祝家小廝

他們的先生

劉培弟

他們的同窗

卜鳳

全上



國家圖書館



002432577

麻皮 全 上
癩嘴 全 上
其他同窗，旅客多人。

全劇發生在江南。許多年前。

佈景

引子

祝家花園 秋天。(與第五場同時)

第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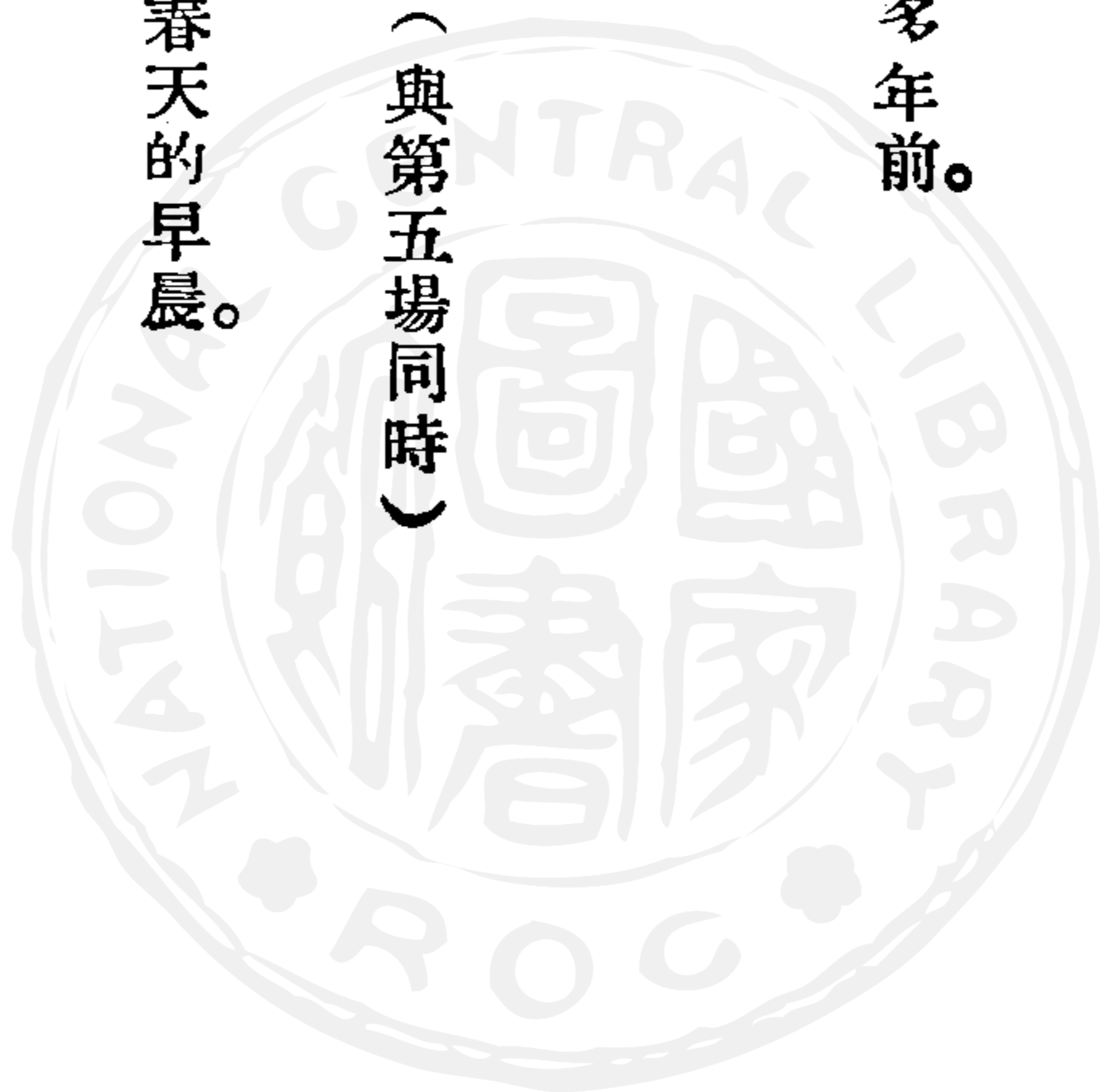
祝家花廳 一個春天的早晨。

第二場

草橋鎮的客店 當年夏初。

第三場

杭州高氏學館 三年後，盛夏。



第四場（五景）

送別的行程中 半個月之後，秋天已經到了。

一景——山間。

二景——大道旁。

三景——小橋頭。

四景——河邊土地廟前。

五景——草橋鎮的客店。

第五場

祝家客廳 一年後，秋天剛到，石榴熟的時候。

第六場

梁家書房 兩三個月之後，一個深秋的夜裏

尾聲

草橋鎮客店前 幾天之後。



幕開時，舞臺全暗，不見一物。

倏忽，有一道強烈的光線射到舞臺上，這時只見兩隻大花蝴蝶一上一下地翩翩飛舞。

燈光漸明，舞臺上佈景逐漸顯露：

春天的花園，百花盛開，滿園裏姹紫嫣紅，一切在和風中含笑絮語，到處是欣欣向榮的生命。

舞臺右有花台。一條碎石子鋪的蜿蜒小徑，從台前直通到後方萬綠叢中隱現的一角花廳。

黃昏，夕陽將一切都染成了金黃色。

一個又玲瓏，又俊美的小姑娘在花廳迴廊邊的石階上出現。她約摸十六七歲，烏溜溜的眼睛，頭上梳兩個小髻兒，打扮得娉娉婷婷，恰像是一個大家小姐。身後跟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衣服樸素，微現趕遠道兒的煙塵之色，但眉宇之間，却出落得忠誠和憨直。

男（焦急地）你到底怎麼打算？

女，瓊安兒！（走在前面）這兒來！（向花台走去）

男（四面看了一眼）這就是你們家的花園？

女（抬頭看見翩飛的蝴蝶，欣喜地）快來，快來！

瑁 什麼？

女 多美的一對蝴蝶！

瑁 你愛嗎？我給你撲下來！（伸手去撲）

女 （着急地）不，不……

瑁 （已經撲在手裏）喏！（看見她不高興的樣兒，奇怪地）你怎麼啦？（送了過去）瞧！

女 （放在扇上細看，惋惜地）啊！一隻受了傷。（放了牠們）去吧！（蝴蝶飛起，一隻跌落了下來，另一隻剛一迴旋，

又飛落在原來地方）咦，又回來了！（點頭）牠是捨不得這一隻呢。

瑁 擦了牠，攔着正經事不談，儘弄這蝴蝶幹什麼？

梅 唉！你不知道，總是咱們姑娘同我說的，她說這蝴蝶就好比人一樣，牠倆好，就老不分開。當年我們

姑娘跟梁相公在杭州讀書的時候結拜過，大家都發了誓，說是要像一對蝴蝶那樣，永遠在一起。

可是，（哀傷地）唉！現在到底分開了……

瑁 我們相公可不來了？

梅 可是，晚了。

瑁 只怕不是晚了，是你們英台姑娘變了心了。

梅 （困惱地）變了心？你能這麼說我們姑娘？

瑁 要不是你們姑娘看中了馬家萬貫家財，她怎麼肯答應這門親事？

梅 (不禁生氣) 是她答應的？什麼時候你聽說她自己答應的？剛才花廳上，你不親自看見了，姑娘哭的！

瑁 那不過是做個樣兒！

梅 (急) 不——

瑁 要我是個女人啊，也是這樣。丟着一個有錢有勢做官的人家不嫁，倒去嫁個窮書呆子？

梅 你還要說，你這該死的！

瑁 我說錯了嗎？哪個姑娘家不是一心想往高枝爬！

梅 你說我也這樣？

瑁 (故意) 誰知道呢？

梅 (急得要哭) 好好好，你今兒來是故意嘔我！(要走)

瑁 梅香，梅香，(梅香不理，仍要走，這一來他着慌了，連忙過去攔着) 別氣，別氣，是我不好，剛才說話說溜了嘴。

(梅香轉身不理，只是拭淚。)

瑁 (見她真地哭了，連忙討饒) 饒了我吧……我跟你陪個不是好不好？

（梅香仍然不理。）

瑁 是我錯了，把話說歪了。我不好，我荒唐，我該死……

梅 （不覺動情。啜泣稍停，仍舊帶着怨意）這種話可以隨便說的嗎？

瑁 實在是我一時不當心，太性急了。我一聽見說你們姑娘許了別的人家，就不知道怎麼難過。我們相公爲了這事也不知道受了多少煎熬。滿心就指望有這麼一天，跟姑娘白頭到老，又哪兒知道到頭竟是一場空呢！

梅 唉！

瑁 （緊對梅香）你自家的事到底怎麼了？

梅 （低頭微羞怯）我嗎？

瑁 唔。

……

瑁 我巴巴地要相公帶了我來，就是爲了要問你。

梅 爲什麼你們不早點來呢？

瑁 我的姑娘，你哪兒知道！唉！（搖頭不語）

梅 有什麼不好說的！

瑁 說了你也懂。

梅 (好像生氣) 就只你懂!

瑁 不是這話。我們不比你們家。出門談何容易!得張羅銀子,打點盤纏,相公又剛從京裏回來……

梅 早知道這麼樣,當初沒有遇見倒也吧了!

瑁 你是這麼說嗎?

(花廳內有啜泣聲。)

梅 唉!瞧他們這刻兒多麼難過……

英台聲 (在花廳裏) 哥哥,哥哥,哥哥,你……你叫我怎麼好呢?

山伯聲 願你琴瑟永諧,百年和合!

英台聲 (沉痛地) 你……忍……忍……忍……忍心說……說這話嗎?(咽哽)

(沉寂。)

瑁 梅香,梅香!你聽!

梅 唉。

瑁 你到底怎麼打算?

梅 ……

瑁 快說呀!

梅 我我……不知道!

瑁 不知道?這刻兒你還能說不知道?

梅 (痛苦地)叫我怎麼辦呢?

瑁 哼,叫我怎麼辦呢?依我說,你爽性做個陪房丫頭,跟着姑娘一塊兒嫁到馬家去。

梅 (憤惱)什麼,你?

瑁 我問你,你爲什麼說:「不知道?」

梅 我是不知道嚟!

瑁 不知道,不知道,將來做了人家的小就知道了。(憤憤地走開)

(梅香啜泣。)

(停步)哭什麼?

梅 我幾時說的,要跟姑娘嫁過去?我幾時看上了人家?你這明明是逗我!

瑁 (走近她,和婉地)不,我那裏是逗你,你就不知道我的着急?

梅 難道我就不急嗎?

瑁 你急就好了!(爲她拭淚)別哭了,淌眼淚又有什麼用?梅香,我們一定得想個法子,一定得想個法

子。唉，我一想起這事就恨自己！

梅 (含着淚) 爲什麼？

瑁 我不能大模大樣地來娶你。

梅 (絕望地) 不——能？(抽咽)

瑁 不……(下了決心) 能！

梅 能？

瑁 能！只要你

梅 我不哭。(真地不哭了)

告訴我，瑁安兒，你要怎麼做？

瑁 (堅決地) 跟我走！

梅 (遲疑地) 可是，扔下了姑娘！

瑁 她已經

梅 老爺不會把我們抓到衙門裏去辦？我是賣在這家的。

瑁 ……你不要跟我了？

梅 (十分躊躇) ……

瑁 你怕嗎？

梅 (畏怯地) 我……不怕!

瑁 大着胆子說,「不怕!」

梅 (鼓起勇氣) 不怕!

瑁 好,梅香,我一定回去告訴我媽!我要娶你。可是……你不會懊悔吧,我們過的日子很苦。

梅 不,瑁安兒,只要跟你在一塊!

瑁 梅香!太興奮了,不禁要擁抱她,她掙脫了。

梅 (臉紅) 當心讓人看見!(指着花台,驚呼) 蝴蝶沒有死!蝴蝶沒有死!蝴蝶復活了!(兩隻蝴蝶又飛起來)

梅 讓我告訴姑娘去!告訴姑娘去!(向階上跑去)

(廳內傳來哭聲)

梅 (一楞,站住,呆呆地) 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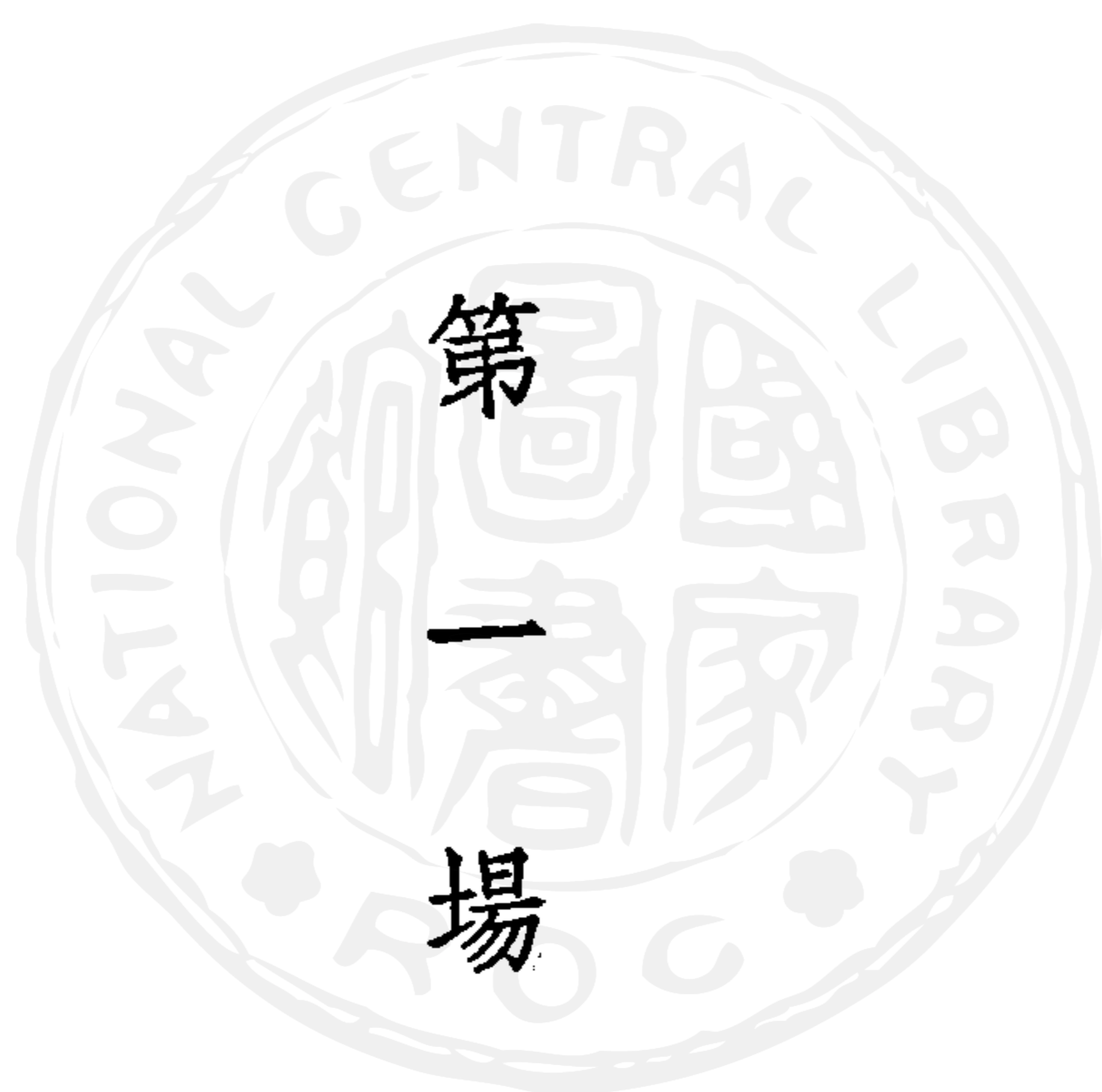
(二人停住了,站在階上諦聽)

(燈漸暗)

英台聲 要是我當初沒有鬧着要去進學館……

山伯聲 要是當初我們沒有遇見,沒有結拜沒有同學……

(聲漸弱,舞臺轉暗)



舞臺漸明。春天。祝家的花廳，陳設着古玩字畫等等，頗顯得大家風範。後面是一列玻璃長窗，開開窗去，便是一遍春天的艷美景色。左面有門，外面是過道，可以走到大廳和內宅。

幕開時，祝英台的父親和母親顯然是爲了一點兒事，有了爭執。看那樣兒就可知道。父親背着手站在窗前向花園裏看着；母親坐在椅子上，垂着頭，彷彿要啜泣的樣子。她是一個沒有主張，慈祥的婦人。所謂「三從四德」，不怨天，不尤人。——除了爲了溺愛子女有時稍稍和丈夫有所伸述外，其餘總是沉默。至於她的丈夫，則相當尊嚴，但並不因此就失去了他的慈愛。

母親的後面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少婦。她是英台的大嫂。在表面的卑躬，巧笑和親熱之下，隱含着深算。現在她正在做着針線，不時地注意聽他們的談話。少停。

父 (用他那尊嚴的聲音) 這是做不到的! ——什麼時候看見過一個姑娘家到外面進學館讀書?

母 我不知道。

父 那就得了! 還要說什麼呢?

母 我只是說英兒這孩子怪可憐的！你不也看見的。成天愁眉苦臉，茶不思飯不想的，就嚷着要到杭州上學館去。

父 我也知道她一遍力求上進的心，當初給她請了先生來家裏教館，也無非是這個意思。

母 不過她總說東秀才學問不好。這刻兒東秀才又走了，孩兒更荒疏了。

父 那是被她氣走的。太太！

母 英兒淘氣是真的，可是誰叫她被英兒問倒了呢？

父 你倒會替孩兒說。別說人家學館不收女的，就是收，我們把英兒送去了，人家該怎麼議論我們？這也是我們祝家能做的事嗎？

母 （無言，稍停）我也沒有說……一定要送她去。

父 那就叫她別再跟你胡纏得了。

母 （衍飾地）英兒自打那一天哭哭啼啼地被你說了之後，就再沒提起過。可是我看得出來，她心裏還在唸禱着。

父 隨她去好了，過幾天就會好的。

母 過幾天？已經十天半個月了，她就沒高興過，你沒注意嗎？

父 ……

母 看着她那模樣兒怎麼能叫人安心得下來（傷感地）我們就這一個女兒當先怎麼拜佛許願求

來的，你也不想想……生下來就比她八個哥哥都聰明伶俐……（看大嫂一眼）不怕大奶奶在這兒，我要說，我就疼她……要是此刻有個什麼三長……

嫂 （在旁勸解）這可也是真的。別說老爺太太，見過九姑娘的，那一個不疼她……

父 唉我哪兒沒想過，可又有什麼辦法。偏又是個女孩子！你還是好好去勸勸她吧！

母 不行的，她是一心一意要去進學館。

父 早就跟你說了，辦不到。

母 總得想個法子……

父 （不高興）依你說，想什麼法子？

母 唉也……也想不出什麼……可是，你想想看呢！

父 我想不出！

母 那，英兒……

父 跟你們講真講不清。（下）

（母啜泣。）

嫂 （倒了一杯茶遞過去）太太！

母 (拭淚) 唉!

嫂 (奉承地) 依媳婦說，妹妹這件事從長計議好了，太太也不必着急，總以保重自己的身體要緊。

母 大奶奶，你不知道，我一想到這事，夜裏就睡不着覺。英兒一心一意要去，她老子偏不放她，眼看她無精打彩，一天瘦似一天……

嫂 看那樣兒誰不心疼？太太九胎，好容易才養了這麼個女兒，出落得玲瓏剔透，誰不誇讚她！這刻兒要是讓她在家裏悶出病來，可怎麼好？

母 (見她說得貼己，感嘆地) 對了，你這話說的才對啊，我就是怕的這個。

嫂 妹妹既然一心向外，依媳婦說，還是順了她意思的好！

母 是啊！我可不就是這麼說！不過老爺總不答應。

嫂 其實老爺也未必不肯由着她，不過礙着親戚本家的議論吧了。妹妹這麼聰明伶俐，惹人疼，別瞧老爺嘴裏說得硬，心裏慣還慣不過來呢！

母 (聽了覺得寬慰) 噯，說的一絲兒也不錯，大奶奶。我往日跟別人說你好，她們總說我偏心。其實我有什麼偏心，不過你的話說得透，聽得進吧了！

嫂 (得意地) 太太快別再說了，媳婦懂得什麼？會見過什麼大世面？不過把見到的說出來吧了！

母 你倒說說看，這刻兒該怎麼辦？

嫂 (笑) 這……這……

母 你想出什麼主意來沒有?

嫂 想是想著了一點。

母 快說出來啊!

嫂 這也不是什麼法子,不過是媳婦看到的一點小主意吧!

母 什麼主意呢?

嫂 (啞啞) 嗯……

母 快說啊!

嫂 說出來,太太別見怪,媳婦才……

母 有什麼事會見怪的,快說吧!

嫂 也不知道對不對,媳婦總覺得妹妹這麼瞎聲嘆氣,一定有什麼心事。

母 不就是爲了要到杭州進學館嗎?

嫂 是的,太太。妹妹實在悶得慌……想到外面去……太太忘了妹妹年紀也不少了。

母 可不,剛過了生日,她已經十六歲了。

嫂 (笑) 十六歲也是時候了,難怪妹妹成日家悶悶不樂,要到杭州去!

母 (一呆,恍然) 哦!真的,我還當她是個十二三的小孩子呢!給你這一提,倒提醒了我。

嫂 媳婦不過是隨便猜度猜度,也不知道對不對。

母 (點頭) 是的,是的!我年紀老了,弄糊塗了,也只有你們才會想到。我就忘了她已經是個大人了。你怎麼不早說?

嫂 我怕說了太太不高興,要是別人聽見了傳開去,還只當做大嫂子的容不得小姑子呢!

母 這你就說錯了。難不成就讓她一輩子耽誤在家裏當老姑娘不成?

嫂 媳婦幾次想說,到底沒敢說出口,總怕太太聽了不入耳。

母 唉,我雖然慣她,捨不得她離開我,可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嫂 (像是有點難受) 我一想到妹妹要到別人家去,心裏就說不出來的不舒服。太太這麼大年紀了,還不就靠着妹妹來解解悶?這一家不也靠她才熱鬧?

母 她要是存着一個要出去的心,我也沒法子。

嫂 (惋惜似地) 唉!這麼一個好姑娘,不知道哪一家公子,幾世修來的,有這好福氣。

母 (沉思) 這孩子,怪道問她總不肯多說話。

嫂 一個大姑娘,怎麼好出口呢?

母 (起立) 這麼說,讓我跟老爺商量商量去!

嫂 也得先問問妹妹本人

母 對了，(向外)梅香！

嫂 (向外幫着叫) 梅香！

(梅香上)

嫂 太太叫姑娘呢！

梅 是！(下)

母 往日總以為她小，回了好幾家，這刻兒一時倒難找到適當的人家。

嫂 人家倒是有的。

母 那一家？

嫂 馬員外家第三個公子，還沒定親。

母 哦？

嫂 媳婦因為跟他們家是遠親，所以知道，那一天他們家還提起過。

母 那倒好，馬家也是河南府有名的富戶，配咱們祝家也還算得上門當戶對。只不知道這孩子生得怎麼樣？

嫂 他家三公子文才方圓幾十里遠近聞名。提起來，老爺一定會知道。

(外面脚步聲，梅香隨着祝英台走進。英台是一個十六歲的姣好女郎，身體健康，發音清脆，儀態大方，因為健康便顯得有點男子的氣概。玲瓏，聰慧，有一種嬌養慣了的倔强脾氣。梳一個丹鳳朝陽的頭，穿着幾件合身的衣服，看來確是楚楚動人，不過現在她的眉宇之間却含着不如意的愁悶。)

英 媽，是叫我麼？

嫂 (走過去，異常親熱地) 妹妹，這兩天怎麼不到你的大哥房裏來頑？——你的姪女兒老是嚷着要你呢！

英 回頭我就去！

(大嫂對她笑了一笑，放下縫的衣服下。)

英 媽，你跟爹說了？

(母點頭。)

英 他肯了？

(看着她，半晌) ……

英 (莫明其妙) 媽，你這樣看着我幹什麼？

母 (撫她) 我的兒，我有句話要問你。

英 (愈加莫明其妙) 什麼話？

母 (仍然目不轉睛地看着她)……

英 到底看什麼?

母 (憐惜地) 英兒, 你瘦多了。…… (傷感地) 你真的想離開年老的媽嗎?

英 (以為父已允許, 喜悅起來) 別難過, 媽, 孩兒只想多讀點書, 至多三年, 就回來的。

母 不要那麼說, 媽全知道了。

英 媽今兒講這話, 是什麼意思?

母 當初拜佛求神, 才養下了你, 八個哥哥都不疼, 就只疼你。

英 (感動地) 媽!

母 不想羽毛剛一長齊, 就要飛走了。

英 媽! 我絕不離開你, 一讀完書就回來。

母 孩兒的心事, 爲娘的全知道了。你怎麼不早說?

英 (驚疑) 說什麼?

母 早說了, 也好讓媽早點兒放心。

英 要到杭州進學館的事, 不早就跟爹媽提了。

母 不, 不……這兒只有媽一個人, 英兒你說說, 還有什麼害羞的?

英 (一怔) 呀……

母 別害羞，姑娘家遲早總有這末一天，只是有個遲早吧了。

英 媽？你以為——

母 孩子，我知道了就是了，這會兒只等和你爹商量。進學館的事，快別再提了。

英 什麼？(驀地恍然大悟，急切地) 哦，媽，你想錯了，全錯了。誰跟你說的。媽，你怎麼往這上面想？

母 (自己恍惚起來) 怎麼，你不是……？

英 (點頭) 嗯！

母 真的不是……？

英 我敢賭咒——

母 不，那你到杭州去——？

英 不就是爲了多讀點兒書？

母 不是爲的——？

英 (痛苦) 媽，你不相信女兒！女兒雖然年幼無知，難道這一點兒禮義都不知道嗎？

母 那末是我弄錯了！

英 誰說的，是誰說的？

母 (囁嚅) 這……

英 誰給媽說的?

(正在爲難時,大嫂上場,她顯然是藏在廳後偷聽她們說話。現在馬上跑了出來,滿臉裝着笑容。)

大嫂 太太,老爺請你去有事商量呢!

母 哦!(下)

英 媽!(要隨下)

大嫂 妹妹,什麼事不高興?

英 ……

(做出溫存的樣兒) 妹妹,你身體可得保重,不要杭州讀書沒讀成,身子倒想壞了。

英 唉,杭州是去不成了!

大嫂 (故意) 怎麼,不是說老爺已經有了點兒允意了嗎? 難不成這刻兒太太又變了卦了?

英 爹媽何嘗允許? 不過怕我難過吧了。何況剛才媽又說了些別的話!

大嫂 好好的,又說什麼? —— (故作思得狀) 哦,對了,一定是誰跟太太講了些鬼話,太太剛才還跟我說

來着,是誰做這缺德的事?

英 左不過是這幾個人。

嫂（故作好人）你可別疑惑你三嫂。她絕不會說這種話。

英 大嫂，你不用爲她辯護，我反正知道了就是了。

嫂（見計已售得意）我勸妹妹也不用把這些小事放在心上。還是要老爺快點放你到杭州去要緊。
英 本來在家裏請館就費了那多的口舌，這刻兒去杭州自然不易。又加上了那麼些鬼話，就更是十有九不成了。

嫂（安慰地）別往壞處想，妹妹，老爺是說得通的。

英 我什麼話沒跟他說過，都沒用處。

嫂 明兒我撥弄你大哥也幫着去說，一定讓你遂了心願，馬上動身。

英（喜）那就好了！

嫂 忍耐着等幾天，好妹妹！我恨不得會縮地法，叫你馬上到了杭州！

英（感激地，握其手）嫂子，你待我太好了！

嫂 只是我沒有力量幫助你。

英 可恨我不是個男的，要是個男的，又何用這末多麻煩。

嫂 好生等着，妹妹，別急壞了。（拉她）到你大哥那兒去解解悶去吧！

英 謝謝你，嫂子有事去吧！這刻兒心裏悶得慌，我要一個人……

嫂 別儘想着，我給你喊梅香來陪你

(大嫂下。)

(英台呆立。)

英 (看着大嫂背影) 這麼一個能體貼人的人——心好，對人好，——偏有人在背後說她的壞話。——

(轉頭，自思，有點狐疑) 搬鬼話的人真多，誰跟媽說了這些混賬話？——到杭州不是爲了讀書是爲什麼？——(喜) 到了杭州多好啊！可以多讀書，多作文，還可以會見許多同學，許多朋友——(憂慮

起來) 他們可不都是男的。(吃驚地) 我跟他們在一起？——(不禁羞怯) 媽剛才不是說了……

(堅決地) 不，不！(有些傷感) 我一個人悶在家裏，看着春天來了……又去了，燕子飛來……又飛去了……永遠是一個人。(悲哀地) 孤獨，寂寞，(疑問起來) 爲什麼別人……別人那末快活？——

(又轉堅決) 到杭州去，到杭州去，一定要到杭州去。(稍一停頓，又氣餒了) 可是爹，媽，他們不許——(十分憤慨) 爲什麼我不是男人？爲什麼不是男人呢？(喃喃) 男人，男人，(走向前) 男人，(忽然抬頭

看到桌上大嫂留下的衣服，凝神出主意) 男人！(大喜) 哼！(連忙拿在手裏，穿上)

(梅香上。)

梅 姑娘，你一個人在這兒。

英 (急迫地拉了她一把，自己站好) 我像個什麼？

梅 像一個人。

英 傻丫頭，我自然像個人，難不成像隻狗？

梅 (傻笑) 像一個——

英 快說！

梅 像個算命的？

英 算命的？我問你，像個男人嗎？

梅 自然，算命的可不都是男人？

英 (大喜欲狂) 我像個男人！我像個男人！哈哈……

梅 姑娘這麼高興！

英 你還不知道呢，你聽我說！(對她耳語)

梅 (點頭) 哦哦哦！(笑) 哈哈……

英 (拉了她) 快去，快去！(要下)

(迎面她的父親走來)

梅 老爺來了！

英 (忙將衣脫下) 爹！(要走)

父 別走！

英 (對梅香) 快去！

(梅香下)

(英台將衣服放下，低頭整理衣裙。)

父 (似爲她正在難過) 不要難過，英兒！

英 ……

父 你也不要儘着想到杭州去，在家裏也是一樣，明兒再請個教館先生來教你。

英 孩兒聽人說杭州學館高先生學問淵博，那兒又有同學可以砥礪可以琢磨。父親不記得書上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嗎？

父 話是不錯，只可恨你生而爲女人。

英 要是我是個男人呢？

父 那還用說？

英 (欣喜) 爹，這是你說的。

父 (不解其意) 怎麼，你？

英 要是我是個男人，是個男人——

(母上)

父 太太，快來，說說英兒。

母 你說得她還不夠嗎？這刻兒又爲難她做什麼？

父 我怕她憂傷病了，叫她別傻！可是她總是不定心。

母 (拉了英台) 你到底要到杭州去？

英 唔。

母 不爲了別的事？

英 媽，你還要說！

母 好，去問你爹吧！

英 他老人家剛才已經答應了！

父 (二驚) 我？

母 (對父) 你？

英 (倒在母親身上廝纏) 媽，你也答應了，讓女兒去吧！

母 果真你爹答應就好了。

英 他老人家剛才已經允許了！

父 我幾時允許的？你這丫頭！

英 爹，你可不剛才答應我的！

父 你聽錯了，我是說，你要是個男人，我就讓你去！

母 (笑) 壞丫頭，你倒想騙我呢，幸而你爹在這兒！

英 (撒嬌地) 爹，媽，你倆從小不就把我當個男孩子看待？直到十二歲才換了女裝。——

母 可是，孩子，那是怕你長不大，故意這樣做，你到底是個女的。

父 這刻兒要跟些男孩子攪混在一齊上學唸書，這這成何體統？

英 又有什麼相干？

父 人家可不那麼說。

母 讀書是男人的事！

英 爲什麼女人就不要讀書？

母 女兒長大嫁人，只要侍奉公婆丈夫就好了，男人家讀了書要做官做大事的！

英 女人爲什麼不可以？

母 (煩) 我不知道，你問你爹去！

英 (真地去問) 爹說爲什麼女人不可以讀書，做大事？

父 這是當今的規矩，從古到今都是這樣。

英 我不信不能改變。倒霉，就因為是個女人——

母 你已經比人家好多了，讀了好幾年的書。

英 這，這太少了。

母 還是多多聽我的話，念念經，燒燒香的好，保佑你來生投個男胎。

英 母（反辯地）依我說，只要爹媽把我當個男孩子也就沒事了。

母 那哪兒可以？

（梅香上。）

梅 （站在門口）姑娘！（向英台做眼色）

英 知道了！（同下）

父 （見她走了，搖頭）這孩子——脾氣這末倔強，全不像她的那些哥哥。

母 可憐她讀書讀得入迷了。

父 都是你當初慣的她，什麼事都依從她！

母 這孩子從小長得也就逗人愛的，又聰明，又伶俐，只恨是個女孩，遲早要嫁出去。

父 既然這麼說讓她多住在家裏幾年好了。

母 我也是這麼說，不過她人大心也大了。我們就有這個心，只怕她也不願意。
父 唉，也就隨她吧！

母 她年紀也不小了，總得有個「門當戶對」的人家。

父 當初不給你回了，都說孩兒年紀小。這刻哪兒去找！

母 馬員外家三兒子，聽說還沒定親。

父 馬家倒是有錢的人家！只是——

（外面有算命的檀板聲。）

父 這是什麼？

母 算命的！

父 哦——怎麼敲得這麼響！

母 剛才說到這馬家，你看怎麼樣？

父 他家兒子幾歲了？

母 十八歲。

父 唔！嫁到馬家去自然是件好事。

母 大奶奶說他們家很看中我們英台呢！

父 噫！

（更響的檀板聲。）

父 怎麼啦！這算命的老是敲着檀板兒！

母 怕是要人相面吧！

父 怎麼老不走？

母 ……日後，把英兒的八字寫下來——

（父沉思，踱步。）

（不斷的檀板聲。）

父 這算命的像是看上了我們祝家，就是不走。

母 那是你疑心，算命的在門口走走，又有什麼？

父 你聽呢！

（仍然是檀板聲。）

（梅香在門口向內探頭。）

父 這算命的——

（梅香見無動靜，走入。）

父 梅香！

梅 (差不多同時) 外面有個算命的！

父 (也差不多同時) 對了，這算命的——

梅 (喜) 是不是老爺要請他進來？

父 給我到門口去——

梅 叫他進來？(喜跑)

父 哼！給我到門口——

梅 怎麼？

父 趕他出去！

梅 (兜頭一盆冷水) 啊！——(趙起)

母 也不要跟他惡聲惡氣的，好好同人家說。

梅 (不去)——人家說這算命的很靈驗呢。

父 管他靈驗不靈驗，叫他去。

梅 (失望地慢慢走出，一面喃喃地) 專替人家解決疑難的事情，很靈驗。

父 誰說的？

梅 大街上的人都這末說！

父 (沉吟) 既然很靈驗——

梅 (殷勤地) 太太，姑娘鬧着要到杭州去，不是可以——？

母 倒是請他來起個課也好。(徵求地向父) 老爺——你說——

父 (不願拂逆) 去叫他來吧！

梅 好！(喜悅地跑下)

母 問問英兒能不能到杭州去！

父 (同意地) 唔，算算也好讓她死了心。

(梅香領算命先生上。他頭上戴着萬字巾兒，飄帶分在兩邊，戴一副眼鏡，穿着銀紅直身，粉底烏靴。手裏拿着筭

筭雨傘。)

父 (迎上去) 請！

命 請！

(二人相讓，算命的走向下首要坐。)

父 (謙) 這邊坐！

命 不敢，不敢。

父 不必客氣上坐!

命 員外上坐!

父 先生上坐!

梅 (拉了拉算命的衣袖,低聲) 快,快,不要再謙了。

(二人坐下,梅香立其後。)

命 (故作不理,將卦籌鋪開慢言慢語地) 敢問員外所問何事?

父 有件心事,想煩先生算算。

命 (點頭) 請說!

梅 (低語) 當心點,不要給認出來。

(算命的低頭。)

父 小女年方十六,尚稱聰慧。(梅香笑,算命的點頭) 喜讀詩書,現聞杭州高氏開學館廣收弟子,小女想赴杭求學,可不知道能否前去? 吉兇如何?

命 (作沉吟狀) 唔!(拿出卦籌給他抽) 請抽兩根!(不覺抬起了頭)

梅 (低聲) 頭!

(算命的急忙低頭。)

父 (捻起兩根) 這兒! (遞去算命的因低頭未接得好) 先生,先生,你怎麼老低着頭?

命 (掩飾,作沉吟狀) 不才正在探究卦理呢!

父 哦!哦!

命 這個,這個, (拿了筆在紙上疾書,搔頭作思索狀)

母 (向父低語) 這位先生——

(父向她搖手,她停止。)

命 唔,唔, (偶一不慎,將眼鏡弄落一邊)

(警告地) 眼鏡,眼鏡!

命 哦,哦, (連忙將眼鏡扶正。)

(覺察梅香的舉動有異) 梅香!

梅 是,老爺!

父 你在那兒做什麼?

梅 沒做什麼啊!

父 你說什麼來着?

梅 我沒說什麼啊,老爺!

父 我明明看見你剛才跟先生說什麼來着？

梅 沒有！

父 還頂嘴？你說沒有，那你嘴唇怎麼動來的？

梅 沒有，沒有動，要動，那也只是嘴悶得荒，隨便咧了兩下吧了。我，我自己也不知道！老爺。

父 壞丫頭，誰叫你站在這兒的？

梅 不是老爺要我請先生來的嗎？

父 快給我走開！

梅 (作卑躬狀) 是。

父 不許多話！

梅 是。(仍然不走)

父 還不給我倒杯茶來！

梅 是——(只好下)

母 先生，算出來沒有？

命 (作驚喜狀) 怪道——恭喜，恭喜！

母 (關心地) 能行嗎？

父 有何可喜之處，先生？

命 員外揀的這兩籤，確好是「上上」。令媛此次赴杭，準是大吉大利。員外揀的是土卦，而令媛今年確好一十六歲，肖鼠。（作勢）鼠聚於穴，穴爲土，鼠土相合，其吉利必矣！員外放心，不必加以阻止。

父 （笑）果然如此，那就好了。我本有此心，奈何她是女流，只怕她諸多不便。

命 放心，放心，員外不必過慮。令媛既有此志，員外宜嘉其行，使其有成。而况依卦說卦，出行大吉，入學事成，求福得福，求財得財，行人平安，萬事稱心……

母 阿彌陀佛，菩薩有靈，這好的卦。

命 （益發誇張其詞）還有最奇的，就是此卦屬陰，坤乃陰也，員外問的又是女孩子的事。誠天意巧合，奇遇難逢。豈可以輕輕放過？

父 誠然，誠然！（十分高興，對外叫）梅香，倒的茶呢？

梅 來了！（端了茶上場，走去奉給算命的，低聲）怎麼樣？

命 （微笑，向父）從這卦上看來，令媛長得聰明伶俐，定是貴人轉世，豪俠再生，又必是昆仲甚多，在八九之間……

父 （不禁五體投地）欽佩，欽佩，先生斷事如神，真是神仙再世。

命 承蒙過獎，令媛後福無窮。

梅 (拉拉他,低聲催促地) 快去吧!說得不少了。

父 (看見梅香說話) 又說什麼,梅香?

梅 (馬上站定) 沒有!

父 明明看見你嘴動的。

梅 那——那——

命 (故意開頑笑) 員外家這位姑娘,怕是有點毛病,嘴老是愛動。

梅 (不悅) 呀——

父 (對梅) 不許說(轉對算命的有點歉意) 先生不要見怪,這丫頭不懂事,得罪了先生,還請先生多多包含。

命 好說,好說,只是這位姑娘有點刁鑽,員外要多加管教才是!

(梅香氣撇了嘴,退在一邊。)

父 先生之言甚是!

命 (收了卦籌) 不才告辭了!

母 快去拿銀子來謝先生。

梅 哼!還送他錢呢!(下)

父 先生，不知道小女以何日出門爲佳？

命 這卦屬陰，只要女人做主就好了，像太太就最好。

母 (大爲高興) 好，好，好。

(梅香拿錢上場，遞給算命的。二人不禁對笑。)

父 菲薄——得很！先生真是神算。

命 謬讚了，不才不過是浪迹江湖而已。(見父送) 留步，留步！

父 不用客氣，敢問先生貴姓。來日——

(梅香忍不住笑，父瞪了她一眼。)

命 不才嗎？……不才……姓祝！

父 (大喜) 也姓祝？這末說是同宗了。

命 五百年前是一家。(一躬) 不才算是高攀了！

父 先生未免過於客氣！

命 不敢，如蒙老伯不棄——

父 祝兄年少多才，前程正未可限量。請教台甫？

梅 哈，哈，哈！

母 死丫頭，你笑什麼？發瘋了？

梅 哈哈，哈哈，我笑——（指着算命的）

（大家細看算命先生。）

命 （脫了帽子，除下眼鏡）不才祝英台是也！

（原來是祝英台假扮，大家驚奇萬分地盯着她。）

父 （又惱又愛）英兒！

母 （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你——

英 （拉了父親，倒在母親懷中）這一下你們可允許了！

（舞台全暗）



鄉間大路旁的一間客店前。

店在台的左方。敞開的門面，隱約看見裏面的桌凳房間。

台之左方（即店之對面）有垂楊，石榴數株，枝條茂盛，濃蔭下散放着幾張簡陋的桌凳。一個白底紅字的酒帘斜插在樹上，上書「草橋居」三字，路在客店右首，正面觀衆。

春末夏初。午後的天氣令人昏昏欲睡。天邊有烏雲，似有雨意，不久漸轉晴。

幕開時，店老闆——一個近五十留鬍的老漢，伏在櫃台上打盹。

樹後傳來溪水聲。

店裏有人讀書。

聲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店主被吵醒了，向內看了一下，皺皺眉頭，翻了一個身又睡去了。）

（小廝瑁安兒從店內走出。）

聲 「曾子曰：我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瑁 (看看天色,喜悅地向內)相公,天晴了。

聲 (仍唸書)「子曰:非禮勿言,非禮勿取,非禮勿視,非禮勿動……」

瑁 出來看看,相公,明兒可以走了。

聲 哦。

(梁山伯走出,手裏拿着一本書,衣履樸素整齊,眉宇間有軒昂之氣,確是一個英俊的少年。唯行動之中却顯得幾分拘謹,由於書讀得太多,滿腔的熱情壓抑在不苟言笑的戒心之下。)

(他走出,看了看晴朗的天色,露欣喜狀。)

瑁 相公,是不是?

(山伯點頭。)

瑁 快趕到杭州,好回去回覆太太,讓她老人家放心。

山 明兒一早就啓程。

瑁 再不趕路也不行了。這樣一住十天半個月,別說別的,單是盤纏怕就不夠使了。這可到哪兒找錢去,這錢——

山 (不高興地)瑁安兒,開口閉口錢不錢的。

瑁 相公這話又說差了,沒有錢怎麼好做事呢?

山 (不屑地) 噓! (搖頭) 跟你說也說不明白。

瑁 我哪兒不明白? 我說相公才不明白, 相公就只知道讀書……

山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

瑁 什麼顏如玉, 黃金屋, 我看還是吃飯喝粥要緊。

山 實在不可理喻! 你哪兒知道: 「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

瑁 高也好, 低也好, 相公, 你且看這大好的景緻, 到處花兒草兒的。我說相公別儘躲在屋子裏, 也出來散散心吧!

山 (看景緻點頭微吟) 「出門無所見, 春色滿平蕪, 可嘆無知己, 高陽……」 (爲鼾聲打斷, 回頭看見老闆在睡, 厭惡地搖頭) 「朽木不可雕也。」

(外面有人語聲)

瑁 (望望路之一端) 卜劉二位相公來了!

山 (厭惡地) 他們來了!

瑁 相公幹嗎這麼討厭他們?

山 這兩個不讀詩書, 言行胡鬧的渾人。

瑁 他們也是到杭州進學館的, 來日還是相公的同窗呢!

山 (厭惡) 咄咄! 這種同窗! 只有「割席分坐」!

(山伯急下。)

(劉培弟、卜鳳兩少年上。二人都是淘氣胡鬧的紈袴公子，劉培弟長得臉小，身瘦，一雙眼睛，滑溜溜亂轉，專出主意使促狹。可有一件，不知是長年傷風，還是什麼，鼻孔底下總有一堆鼻涕，他也並不介意，只在拖得太長時稍爲望鼻孔裏吸吸而已。卜鳳身材矮小，顯得有點兒胖，豁嘴，不關風，說起話來有些嘶而嘶的，但偏愛說話。)

(他們一路走着，一路埋怨什麼，樣子有點掃興。一走來便坐在桌旁。)

瑁 兩位相公哪兒去的?

卜 附近隨便走走。

劉 你們相公呢?

瑁 在裏面唸書呢!(下)

卜 這書呆子!

劉 跑了這麼些路，也沒見個鬼影兒，什麼小媳婦兒，明明是胡扯。

卜 你沒有看見呢! 劉兄。那小媳婦兒可長得標緻，鵝蛋兒的臉，烏黑的頭……髮，兩隻水汪汪的眼睛，一張紅豔豔的嘴，比比粒什麼——比粒櫻桃兒還小。

劉 得啦得啦!(吸吸鼻涕) 我的卜兄，別再說下去了。

卜 那模樣兒可不惹人愛死！走起路來扭扭捏捏，就像風擺柳似的。嬌小玲瓏，不摸抗粉次……次，……自來的白，不搽胭脂，次……次……次……（越急越說不出）自來紅。

劉 夠了，夠了，老兄不關風，就少點兒吧！

卜 （慍）你說我名字叫卜關「夫，夫——翁？」我叫卜，卜——卜夫——夫——夫——鳳。

劉 （不禁失笑）你聽錯了，我是說你的牙不關風，不是說你名字叫「不關風」我哪兒不知道你叫卜鳳。

卜 這就是……絲……是了！

劉 卜兄，卜兄，我看你這卜鳳兩個字還是索性改做「不關風」的好。

卜 （大惱）你這絲，絲，是——

劉 （向老闆）老闆！

老 （在睡夢中迷迷糊糊地回答）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劉 瞧這老傢伙，只顧睡覺。（走到他身邊，對他耳朵大聲）老闆！

老 （吃一驚，跳了起來）啊，劉相公，你，你，你回來了。有什麼事吩咐？

卜 沏茶來！

老 （睡眼惺忪地）是，是！卜相公（跌跌踉踉地跑去沏茶）

劉 別忙！老闆！

老 怎麼事？

劉 現在卜相公改了名兒了，下次你叫他可得當心着點。

老 （擦眼）叫什麼？

劉 叫不關風！

老 哦，哦！這個好稱呼，「不關風，」「不關風，」（一面唸着，一面下）

卜 （急）怎麼你——劉培弟，你——

劉 我劉培弟替你起的這個名兒不算壞。

卜 哼！你還是快把你鼻涕揩掉吧！

劉 男子漢大丈夫，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劉培弟就是劉培弟，爲什麼將他改掉。

卜 （笑）哈哈，哈哈，不是改掉，小弟是勸你把鼻孔底下那梁尊鼻涕揩掉。哈哈，劉培弟，流鼻涕，好極，好極。

劉 哦，這個（吸吸鼻涕）不相干的。

（老闆拿茶壺，茶杯上。）

老 不關風相公，請用茶。

卜 送給流鼻涕相公去。

老 流鼻涕相公，請這邊用茶。

劉 給不關風相公。

老 這個推那個，那個推這個，何必呢？同是出門的人，我就攔在卜相公這兒，隨你們便吧！

卜 (阻止) 不行，給流鼻涕相公。

劉 給不關風相公。

卜 流鼻涕相公。

劉 不關風相公。

老 (不知所措) 這，這……

卜 流鼻涕。

劉 不關風。

卜 流鼻涕。

劉 不關風。

老 得了，得了，二位相公也太客氣了，客氣得吵起來了。

(二人停)

卜 (噓氣) 噫！(坐下)



劉 (噓氣) 噫! (坐下)

卜 吵了半天,茶都快涼了,劉兄喝茶吧!

劉 (吸了吸鼻涕) 謝謝!

(老闆走到原處,打了個呵欠,又坐下準備睡覺。)

卜 你看這老頭兒倒會享福,剛起來一下,這刻兒又去睡覺了。

劉 咱們也想個什麼消遣消遣才好。

卜 老闆, (老闆剛要睡,被他一叫,吃驚起立,瞠目而對)

老 什麼? 不關風相公。

劉 來你這店裏,一連下了十幾天雨,就一連住了十幾天。

老 可不是,相公不妨再多住幾天。

卜 這老東西,還要留我們,怕是要我們的命了。

老 不敢,我只是想相公們多歇幾宿吧了。

劉 不說那些,我且問你,你們這兒可有什麼好頑的地方,可以消遣消遣的?

老 好頑的地方嗎?

劉 噫。

卜 要有名的。

老 那(作思索狀) 那, 咱們這「草橋店」可是草橋鎮上頭等客店。來往客商沒誰不知道, 可以算得上有名了。

卜 不是這個。

老 別的吗?

劉 嗯。

卜 要有名的。

老 那, (作思索狀) 那, 有道橋, 叫草橋, 遠近沒有人不說這橋好, 說是這橋是當年呂純陽造的。

劉 快帶我們去。

老 說起來, 不遠。

劉 那就該早告訴我們。讓我們自己去找吧!

老 喏, (指不遠處) 那兒, 那不是一道橋?

卜 (大為洩氣) 咄! 原來是這又破又爛的小橋。

劉 還說什麼有名!

卜 老頭兒, 你這明明是欺騙我們!

老 相公，說我欺騙，哪兒敢？不信問隨便哪一個住在本鎮的，可這麼說不是？

卜 算了，算了，還有什麼別的好頑的地方沒有？

老 沒……沒有。

卜 真地沒有了？

老 哦……有一個！

卜 在哪兒？

老 這倒不是鄉下本來有的地方，是個秀才路過這兒，看見風景好起的。

卜 叫什麼？

老 叫什麼榴火……榴火……榴火……榴火軒！

卜 什麼榴火……扇

老 我也不懂。

卜 大概是此地的名產，一種扇子吧！

老 哦，不，不，我原也不懂，只是那秀才說，石榴樹旁邊有座房子，就叫做「榴火……榴火……」

劉 (恍然) 哦，是「榴火軒」！是石榴的「榴」，軒宅的「軒」，取「石榴花紅如火」的意思，這名兒

雅，地方一定不錯！

卜 有這末個好地方你這老頭兒爲什麼不早說

劉 在哪兒？

老 (笑)說起來更近了。

卜 快指點我們！

老 (指着榴樹)這可不是石榴樹嗎！

卜 (愕然)什麼？

老 這有什麼不懂的，那秀才把我這房子叫做「榴火軒」了。他寫的字還擱在裏面菩薩龕旁邊呢！

(二人無可奈何，氣得只有噓氣。)

卜 這老頭兒……氣……氣……氣(去)你的吧！

老 相公，我沒……我沒氣啊！

劉 他叫你「去」，不是說你「氣」。

老 (喃喃地)這位卜關風相公說話倒奇怪，「去」呀「氣」的。

卜 快……氣(去)吧！

老 相公，也是你們叫我來的。

劉 地方一個沒有，倒說了八車的話。

老 我說的嗎，相公要消遣，依我說你還是來幾兩白干的好。

劉 夠了，夠了，你那白干啊！就是白水！

老 我敢賭咒，要是這白干，滲一點兒水，就叫天打雷霹。

劉 不必賭咒，酒是不要你的。你且說說看，還有什麼別的，拿來消遣，消遣……

老 實在是……（搖頭）

劉 唉，別跟他囉嗦了，拿付牌來打吧！

老 （喜悅地）牌，這有，有（去拿）

卜 （點了點人數）一，二，三——少人怎麼辦？

劉 拉上老闆好了。

卜 還缺一個。

劉 去找！

卜 誰？

劉 （向內嘮嘮嘴）

（屋內傳來讀書聲。）

卜 書呆子？

劉 對了，那姓梁的。

卜 他可不會來！

劉 你跟他說，一定肯的。只要你請他，他沒有不答應的道理。

卜 噢，好。

(老闆拿牌出，擺好。)

劉 (向內) 梁相公，梁相公！

(讀書聲不斷，沒有應聲。)

劉 老闆，去請梁相公！

老 是。(要下，又轉回) 可是梁相公要是問什麼事？

卜 告訴他，請他打牌。

老 是！

劉 慢着，這不大好。(對老闆) 就說請他談談書上的道理。

(老闆下)

卜 見鬼，打牌是什麼書上的道理。

劉 (笑) 你等着瞧吧！(卜疑惑，不知他是什麼意思。)

（梁山伯上，手裏仍然拿着一本書。）

山（有禮地一躬）諸位兄長，有何見教。

劉（起立回禮）不敢，小弟前天讀書碰到一句，叫「葉子戲」，不知何解？

山（沉吟）「葉子戲」？

劉唔！「葉子戲」——樹葉的葉，孔夫子的子，遊戲的戲。

山哦！

劉梁兄飽讀詩書，才深如海，所以特來請教——

山「葉子戲」……唔！「葉子戲」，這倒欠學！

劉梁兄既然不懂，那小弟就冒昧告訴梁兄——（指牌）這就是——

卜（至此恍然）哦，（對山伯，性急地）梁兄請坐，（拉他）坐下來打吧。

山這——不行，不行，你們是要我打牌？

卜（拉他坐）不相干的，打一兩圈沒有什麼要緊。（強拉他）坐下來，不來大的，小輸贏。

山（變色）豈有此理，你們當我什麼人？

卜大家一塊同窗——

山虧你還說得出口！讀書人不讀詩書，專行賭博，這成何體統？兩位也是讀聖賢書的人，說起來還要

去進學館。如此荒唐，置學問于不顧，這……豈不是有辱先師，不顧廉恥？

卜 梁兄不來好了，你怎麼教訓起人來。你你——

山 你們自己荒淫無道吧了，還要拉出我來！真是豈有此理……豈有……

卜 你不好罵人，你——

山 二位有意，儘管去打牌作樂，小弟恕不奉陪。（急下）

卜 （噓氣）這個書獃子，渾蛋，不來倒也吧了，還出口傷人。

劉 哼哼！

卜 你笑什麼……

（劉微笑不語。）

卜 你以為沒有罵到你，是不是混帳，王八蛋，書獃子，讀死書的東西！（見劉笑）你還笑？

劉 我笑你只知道生氣，不會想法子報復？

卜 你有什麼法子？

劉 你聽我說——（與他低語）

（瑁安出。）

老 (對瑁) 你們相公不來也吧了偏又罵了人。

瑁 他的脾氣就這樣，並沒壞意，只是書唸多了一點兒！

老 (搖頭) 唉！

卜 (喜) 哈哈，好好，好好！(對走出來的老闆) 老闆！

老 相公，怎麼說？

卜 這刻兒牌也不打了，還是喝酒吧！

老 (一提起酒，高興) 我說的嚶，還是喝酒的好。小號的酒最有名的，(正要說下去)

……

卜 不，我們不要你這滲水的酒。

老 沒有滲水呀，相公！

卜 滲水的酒。

老 沒有滲水。

卜 滲水的酒。

老 沒有——

劉 好了，你上城去買點上好的酒來。

老 那我這店？我們家裏的又出去了。

劉 不相干，交給我們好了。

老 可，可……

卜 (拍拍他肩) 去！

老 唉！明明沒有滲水，(拿了酒瓶，走，回頭向瑁安) 安哥兒，幫我看管，看管店堂。

瑁 放心去好了，老闆。(在櫃台前坐下)

老 我騎驢子去去就來。(下)

卜 (向劉示意) 來吧，來吧。(起立)

劉 好！

(卜走向櫃台。)

劉 慢着。

卜 嗯？

(劉指瑁安。)

卜 哦……(向瑁安) 瑁安，你不去嗎？

瑁 什麼？

卜 坐在這兒，這麼傻坐着幹什麼？

瑁 相公不聽見老闆要我替他看管店堂？

卜 不相干的，有我們在這兒！

瑁 老闆關照過，要是相公有什麼事，出去一步……

卜 不會的。

瑁 不！

卜 你不走？

瑁 這刻兒我原沒事……

卜 唉！

劉 (一直在注意，這時突然摸頭沉思，驀地作獲得狀) 啊呀！

卜 什麼？

劉 我剛才忘記關照了。我是不吃高粱的，別的酒……

卜 怎麼你先不說。

劉 真糟！我一喝高粱頭就疼，這可怎麼辦？

卜 快，去追！

劉 可是(作爲難狀)——

瑁 (起立) 我跟你去!

劉 (笑) 那就麻煩你跑一輪了。

瑁 沒什麼, 沒什麼, 劉相公。(下)

卜 怎麼從來沒聽你說過? ……

劉 (笑) 你瞧, 瑁安兒可不支使去了?

卜 (恍然) 哦! (大笑) 哈哈, 哈哈 ……

劉 別笑, (在櫃台上尋出一根繩子) 快!

卜 (馬上收住笑, 走到門邊, 一隻脚支着, 故作驚惶, 大聲) 不好了, 不好了!

劉 (在旁相助) 啊呀, 啊呀!

卜 (做了一會, 停止, 聽屋內無動靜, 仍有讀書聲, 作無可奈何狀) 他還是讀書不出來, 怎麼好?

劉 再叫!

卜 (又叫) 不好了, 不好了! …… (力竭聲嘶, 喘口氣) 這書獸子還不出來。(自己的腿酸了) 我的腿 ……

劉 嚇他一下!

卜 (用手敲着壁) 不得了啦, 啊呀! 房子着火了。

(梁山伯拿着書槍惶出。)

山 哪兒着火，哪兒……？

（卜腿一支，山伯被摔了一交，跌倒地上。）

（卜用力按他在地，不讓起來。）

山 做什麼？

卜 剛才領了你的罵，這兒回敬你點兒！

（用手帕將他眼睛紮起。）

山 啊！卜兄，卜兄，你這是——

卜 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你想必知道——，劉兄你來！

山 （求救）劉兄，劉兄，請你跟卜兄說說，小弟有什麼事冒犯了……

劉 （走過來，佯作解勸）何必呢？卜兄，大家都是同學，梁兄不過多說了幾句話（扶他坐下）坐下吧！（跟

卜作眼色）

卜 走開，這不關你事！（拿起繩子將山伯綁在椅子上）

山 （哼）嘻嘻，到底是要做什麼？劉兄，劉兄！

劉 （對卜假意）你幹什麼？

卜 （作怒狀）不干你事，快去！

劉 (作失望狀) 唉!

卜 (大笑) 哈哈……請你舒舒服服地坐一會。回頭見!
(二人揚長而去)

劉 (在石榴樹邊稍停) 那邊誰來了?

(驢鈴聲)

卜 管他,走!

劉 一個女的!

卜 什麼女的。(爭視)

(鈴聲停,有足步聲)

卜 是男的!走吧。

(二人下場)

(外面人聲)

山 放開我,放開我!劉兄,劉兄!

梅香聲 就歇在這兒吧!

英台聲 好!



（二人走進來。英台着男裝，梅香小廝打扮挑行李上。）

梅 喂，老恩！（不見人應）老闆！（仍然不見人應）這店……（向英台）姑娘，瞧！

英 （馬上禁止她）你說什麼，「姑娘！」

梅 說慣了，就改不過來，姑娘！

英 還說！

梅 （連忙）呀！

英 把行李搬進去！

山 快放我，快放我，卜鳳，你這麼胡鬧，太無禮貌。

英 （看見了山伯）誰？

梅 （放下行李走了過去驚奇地）一個人綁在這兒！

英 可憐……（走去爲解）

山 放開我，解開，快解開！

（英台爲山伯解開細索。）

山 （以爲是卜，一把抱住了英台）哼！這一下可跑不掉了！

英 （掙扎）做什麼？

山 (見是英台，愕然，退了一步) 你？不是……(起立，抱歉地) 我實在沒……沒想到……

英 你是誰？

山 (臉紅打躬) 對不起，相公，我以為是……

英 怎麼你這樣兒，相公。

山 這……這……兩個同窗，他們故意跟我，跟我，開開頑笑。

英 哦！

山 謝謝相公解救，(拾起地上書，感嘆地) 唉！斯文掃地，如此胡鬧，也算是讀書之人！

英 (對山伯) 相公尊姓大名？

山 敝姓梁，小名山伯。

英 (老練地) 府上——

山 舍下在湖橋鎮。敢問——

英 祝英台。

山 哦，哦！

英 梁仁兄是——

山 路過這兒。

英 不知梁仁兄出門是何貴幹？

山 小弟因聞杭州有位高學宿，多才博學，誨人不倦，所以慕名往投。

英 (喜) 啊！原來梁兄也是到那兒去的，巧極了。

梅 (對英台) 這位相公，也是到杭州的，沿途有了照應了。

英 (對梅) 這末說，你明兒，就可以回去告訴老爺太太，也好讓他們早點放心。(對山伯) 今後既有梁兄作伴，再不怕沿途沒有照應了。

山 不才何幸，得與祝兄同行。

英 小弟才疏學淺，往後還望梁兄多多指教！

山 不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得兄爲友，獲益定多。

英 梁兄讀的什書？

山 也不過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吧了。

英 此外？

山 家嚴從少教讀很嚴，四書五經之外都不叫讀，只讀過詩經，禮記這些，想祝兄定是學富五車。

英 小弟孤陋寡聞，談不上什麼。這次不遠千里而赴杭州也無非是想求精進。

山 祝兄未免客氣。

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還望梁兄不吝教誨。

山 說哪裏話？以兄之聰慧，以兄之儀態，以兄之……（本來二人都沒有細看對方，這時說到這裏忽然互相打掠起來，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使他們呆住了。）

（這時梅香出。）

英 （到底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梁兄……你……

山 祝兄，如此清癯，而有此大志……

英 （解釋）小弟年少多病，所以瘦弱。（注意其面，不禁神往）兄身體豐腴，面目敦厚……前途正未可限量！

（梅香走到石榴樹下。）

梅 （見石榴花開，喜悅）啊——姑——（改口）哦，相公這兒的石榴花倒開了。

英 唔（走過去）好看得很。

山 （也走過去）祝兄這末愛花……

英 也只是爲了家裏有棵石榴樹。

（空中蝴蝶飛來。）

英 （不禁雀躍）蝴蝶，蝴蝶……

梅 讓我拍下來！（去追蝴蝶）

山（不解地）祝兄飽讀詩書，可對於花啦，蝴蝶啦，這些東西倒這麼喜愛。

英（停步，解釋地）梁兄，你不知道，這雙蝴蝶，他們在花間飛來飛去，也就好比兩個好朋友一樣，令人羨慕。

梅（追去要拍，拍不着）啊！飛得這末高。

山 既然這麼說，又爲什麼要把牠拍下來呢？

英 是的。（對梅）梅香，別拍牠了。

梅（停拍）剛要拍到，又飛走了。

英 讓牠去吧！

山（向上看）飛去了！

英（羨慕地）多美的蝴蝶啊。

山（同意地）唔！

（外面有人吆喝驢子聲，繼而瑁安和老闆喘息着上。）

老 劉相公，劉相公！你不喝高粱，喝什麼？你說——（四處望，不見了人）噯，人呢？
瑁 剛才在這兒的。

老 (向梁) 梁相公你看見流鼻涕，不關風二位相公嗎？

(山伯搖頭。)

老 (埋怨地) 跑了那末多的路，把人跑得氣噓噓的。不喝高粱，當先幹嗎不早說！

梅 老頭兒！

老 (看見梅香) 你是——

梅 咱們相公，今兒要宿在這兒，房間有嗎？

老 有，有，有！(看見祝作禮) 相公，不是我老頭兒誇口，這草橋鎮就找不出第二家。來往客商都住在我

山 們這兒。要什麼，有什麼。

老 別儘嚙嚙了，快把祝相公安置起來。

山 是，是！(指行李) 這是祝相公的行李？

梅 唔！

老 (背行李，不勝吃力) 啊！

山 瑁安兒，去幫着老闆搬！

梅 是！

梅 我來！

梅 瑁 你？
唔！
（看着梅香）

（三人抬行李下。）

（老闆打洗面水上。）

老 相公，洗把臉！

（看着手巾搖頭）這麼髒！

老 相公，這可一點兒不髒，是頂上等的，也只不過有幾點油漬吧了！

（只好揩了一把）好吧！（揩好）可有什麼吃的？

老 吃的嗎？

英 那麼，做碗燕窩粥吧！

老 這可沒有。

英 蓮子羹？

老 太名貴了，小店——

英 銀絲麵吧？

老 剛巧賣完了。

英 到底有什麼？

老 這個……這個……

英 剛才你可不是說，要什麼有什麼？

老 不過這刻兒……也好，我給你裏面望望去？

英 好！

(老闆下。)

英 (看見山伯在旁看書) 梁兄，請有事。

山 (抬起頭來) 沒事，沒事！

英 請不要客氣！以後在一齊的日子長着呢！

山 那末小弟失陪。(拿着書入)

英 (目送) 這個人……

(老闆上。)

老 相公，對不起，什麼東西都沒有。

英 那怎麼說？

老 只有幾個雞子兒，就給相公炒一碗飯吧！

英 (無可奈何地) 好! 只是要快一點兒!

老 這個——放心! (下)

英 (凝神沉思) 梁相公——梁——梁——

(梅香上悄悄走至她背後)

梅 (低低地) 姑娘!

英 (吃一驚) 你這小鬼!

梅 房間弄好了, 姑娘, 去看看去——

英 鬼丫頭, 你又在這兒混叫了。

梅 這刻兒又沒有人, 姑娘——

英 再叫, 撕你的嘴。

梅 姑娘, 我看這位梁相公不壞, 有了他, 你沿途可以放心了。他人老實, 模樣兒又好……

英 人家長得好不好, 關你什麼事。

梅 我不過是這末說說, 剛才他的小廝跟我說他家就他一個, 家裏非常疼愛他, 現在還沒有定親呢!

英 (惱怒) 什麼, 你放什麼屁! 什麼一定親不定親? 「這話也是該你說的, 等我回頭告訴太太! (氣得面

孔變了色)

梅 (怕了起來，連忙求饒) 不敢了，姑娘，饒了我吧！

英 小鬼頭，說話有天沒日的。

梅 我知錯了！

英 跟我看房子去！(下)

(瑁安兒上。)

瑁 (向梅香) 梅香！(作一手勢，說在這兒等她)

(梅香點頭隨英台下。)

(劉培弟，卜鳳上。)

瑁 啊，劉相公！你們到哪兒去的？

劉 你們相公呢？

瑁 在裏面。

卜 剛才來了一個客人，見着嗎？

瑁 唔，姓祝。

卜 這傢伙三分像男，七分像女，劉兄，我們去瞧個究竟。

(二人下。)

（稍停，梅香上。）

瑁 房子弄好了？

梅 唔！

瑁 剛才你說你明兒就要回祝家莊去了？

梅 是的，你呢？

瑁 我也只把相公送到杭州去就回去了。（稍停）你不好叫你相公帶着你到杭州再回去嗎？

梅 爲什麼？

瑁 爲……什……麼？這末一來，大家可不熱鬧多了？

梅 我也……不過你們可不已經有三個人了？

瑁 三個人不能算多啊！何況，何況——

梅 何況什麼呢？

瑁 何況我們很談得來。

梅 你並沒有跟我談了許多話。

瑁 不，不，（看着她，有含意地）我總這末覺得就是了——

梅 那爲什麼？

瑁 (靠近她) 我

(指着柘榴花) 真好看!

瑁 我給你掐下來!

梅 要上面的一枝, (指一處) 那一枝!

瑁 好! (掐花)

(花落地, 梅香俯身去拾。)

瑁 我來! (二人一撞, 梅香帽落地, 露出女子的頭髮。)

瑁 你——

梅 (趕快將帽戴上) 沒, 沒——

(劉卜二人上。)

卜 (氣) 這小傢伙看那樣兒, 活像個大姑娘家, 嘴倒利害, 居然還挖苦了我們。來, 來, 給他點利害看看!
劉 還是像對付書呆子的樣子——

卜 好! (仍然支着腿, 大叫如前) 不好了, 不好了!

(不見動靜。)

卜 他不來!

劉 (站在一旁) 再叫!

卜 祝相公, 祝相公——

(英台側着身體走出手裏拿着一根長繩站在一邊, 劉卜均不知。)

卜 不好了, 起火了! (搖頭對劉) 不行! 他不理。

劉 你再高聲點啊!

卜 (真地放大嗓子) 房子着火了, 全燒着了, 救命啊!

英 (趁他大嚷時用繩頭扣了一個結, 套在卜腿上, 用力一拉, 卜被拉倒。英台故作不知, 拉着繩向前走) 哪兒着火了? (四邊看, 慢慢地) 哪兒着火了? (劉見來勢不對, 趕忙逃走了。)

卜 (在地上被英台拖着, 像豬似地大叫) 啊呀! 救命啊!——老劉, 劉培弟, 流鼻涕……流……

(衆人跑出, 圍着他訕笑。)

(舞台全暗)



三年後，杭州高氏學館內

台右是書房，台左有一荷花池。後面是山伯，英台等學生的宿舍。

夏天，綠樹濃蔭，荷花盛開。

幕開時但聞讀書聲，還有不斷的蟬鳴。

傍晚，山伯，英台二人同坐在荷花池邊。各拿本書喁喁低語！似乎因為說了些什麼，英台微愠。

英 (愠) 又胡說八道了！

山 我說的是真話。

英 還要說，我給你稟先生去。(起立作要去狀)

山 (求饒) 好兄弟，我跟你陪罪，你可不要去告訴先生。

英 那你下次再不許說這些渾話？

山 下次不敢了。

英 我們牀當中那碗水，你晚上可不許再潑出來。

山 昨天晚上實在是——一時不小心，不是故意的。

英 你這人睡樣真不雅，我要是不想出這個方法，把我們隔開還不知道要吃你多少虧呢！

山 可苦了我，沒那一天起來時，膝頭不彎得深疼的！

英 (笑) 這正是給你的懲罰。

山 可是，(略帶試探地) 你也太文雅了。怨不得大家都說你不像個男子……

英 (氣急臉紅) 你又說什麼？

山 (懼) 我沒，沒有……說……

英 剛才你……

山 我本來沒這個意思。不過……

英 好好，虧你還是個做兄長的人，專來欺負我。

山 (見她生氣，急了) 我敢發誓，我要是真想欺負你，我就不得好死……

英 (破涕為笑) 嚶！你——

山 只要你知道我就好了。(失神地望着遠方)

英 (怕他過於不安，安慰地) 既然沒這意思就好了。

山 那你爲什麼又那末着急呢？

英 (搖頭)

山 瞧，滿臉都是汗。(拿出手絹來要給她擦汗)
英 我自己會擦。

山 這天熱的天又不肯脫衣服。

英 不熱，不熱。

山 這頭的汗，還說不熱!

英 你給我拿把扇子來搨搨!

山 說不熱，這會兒又要扇子。

英 你不拿?

山 我拿，我拿!

英 拿，還要說什麼?

山 扇子不濟事的，依我說還是脫掉件衣服的好!

英 我不熱。

山 不熱要扇子幹什麼?

英 (一時說不出理由來)是……。(隨機應變)拿來打打蚊蟲。

山 好，好！（下）

英 （看他入內，噓一口氣）嗯！馬上用手絹拭額上汗）好熱，好熱，可熱死我了。（用手絹搥風，看看太陽）太陽快落山了，還這末熱！（解開襟，擦汗，喃喃地）又不能讓人撞見，這真……現在學館裏都說閑語了，……（沉思）這樣下去……（搖頭）……

（山伯拿了扇子上。）

山 英弟，扇子！

英 哦！（忙扣衣，接了扇子）

山 你一個人在這兒喃喃地說什麼？

英 沒有，你聽錯了。我哪兒說什麼了？……

山 英弟！你的確說什麼了？

英 我說什麼了？

山 英弟，你一定有什麼心事。

英 沒有啊！

山 想咱們自從草橋鎮相遇，已經三年，承你不棄，大家又結了金蘭之契，爲什麼有了疑難，總不肯向愚兄略道一二呢？

英 (笑) 人家說你是書獃子，你真是有點兒獸氣，誰告訴你有什麼心事啦？

山 我是這末想吧了。

英 那我告訴你，我實在沒有一點心事。

山 沒有心事就好！我總是擔憂，英弟，你的身體不好，要是再有什麼悶在肚裏……

英 (含情地) 山哥儘管放心好了。

(看着她，不言)……

英 噢，你儘看着我幹什麼？

……

英 (起立，向書房走去) 出來這麼久，先生該說話了。

山 別忙。

英 什麼？

山 我已經招呼小廝打洗澡水了。

英 謝謝你。

山 這兒風涼，再坐一會兒，英弟。

英 他們都在那兒唸書呢！

(唸書聲，先生戒尺聲。)

英 別讓他叫到我們人不在。

山 不會的，文章已經送上去了，還有什麼。坐下，坐下。

英 (坐荷池邊向荷池看去) 瞧，那兒已經結蓮蓬了。

山 可不是？(突然大為驚奇地) 那兒(指) 那張大荷葉底下。——

英 什麼事？這麼大驚小怪的。

(空中有兩隻蝴蝶飛了來。)

英 啊呀！好大好美的蝴蝶！

(丟了蓮蓬看蝴蝶) 瞧，他們多親熱，多自在。

英 快快活活地在空中飛去又飛來。

山 就好像兩個朋友——

英 一個是梁山伯。

山 一個是祝英台。

英 (羞怯地) 不許說。

山 (矇矓地) 爲什麼你……

英 (說不出所以然只好出以頑笑態度) 看你這傻樣兒。

山 那蓮蓬兩個疊在一塊兒。可不叫做——

英 叫「並蒂蓮」!

山 對了!我拿來給你! (伸手,摘了下來)長得多有趣!

英 可不是?!

山 怪好頑的。你收着吧!

英 好!

山 可別丟了。

英 我幾時丟過你的東西,倒是我送你的東西,你才滿不放在心上,隨處亂放呢!

山 冤枉,冤枉!你的東西我幾時不當心的! (展開手中書) 不信你看,去年你送我的荷花瓣兒,我還壓

在這兒一瓣也不少。

英 (拿了來看) 是的,什麼時候在上面題了字了!

山 (抽回) 不要看!

英 我要看。(乘他不備,搶在手中)

山 還我,還我不行!

英 看了還你！
山 不！
英 不！

（英台拿了跑，梁在後追，祝走不快，加以地上滑，一個不小心眼看要墜下來了，山伯連忙過去抱起了她。）

（一陣掌聲，四個同學從樹蔭裏跳出一個是劉培弟，另一個是卜鳳，其他兩人較小：一個是麻皮，一個是癩嘴。）
（四個人圍着他們，拍掌大笑。）

大家 嘸，嘸，嘸！

（山伯紅臉低頭，英台也低頭整衣。）

英 （立刻振作起來，強硬地）你們幹什麼？

大家 嘸，嘸，嘸！（做着他們的姿態）

英 怎麼啦！

卜 問你們自己！

麻 你們做的好事啊！

山 什麼好事？

癩 自己做的自己知道。

山 我去稟先生去。

卜 去好了。

麻 還有臉稟先生呢！

癩 兩個人摟在一塊兒……

山 (大怒) 你們——

英 (攔他) 別跟他們吵，(對大家) 你們到底要什麼？

大家 我們——

劉 我說大家不必鬧了，大家都是同學。依我說，先生剛剛出了個題目，他們一時做不出，就煩梁祝二

兄代勞吧——

英 (正中下懷) 哦，怪道的，你們要我做文章不難，可得有一件——

大家 什麼？

英 首先不許造謠胡說！

大家 行。

英 還有，這兒有個謎語，你們要先猜中了。

卜 又使騙了。

劉 別忙，讓他先說出來。

英 你們大家聽着：「應嫌屐齒印蒼苔，十叩柴扉九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癩 這是什麼謎語？

卜 不是首千家詩？

英 對了，正是首千家詩。這兒有，你們拿去瞧好了。（拿出手中書）這首詩，暗覆四個人，你們猜吧！（說完

就走）

卜 咦，你怎麼走了？

英 我去有點兒事。你們猜着了，我準替你們代筆。（下）

（大家面面相覷）

麻 這……這……這是什麼頑意兒？

卜 （唸）「應嫌屐齒印蒼苔，十叩柴扉九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噫……？

癩 「應嫌屐齒印蒼苔！」

卜 這是說的穿了木頭鞋兒在青苔上走得斑斑點點的。

麻 （也唸）「應嫌屐齒印蒼苔！」

山 （笑）……

麻 到底是誰？

劉 「春色滿園關不住」(在嘴上一劃) 誰缺少了點什麼？就是他！

麻 (笑，指卜) 是你，是你真好，你嘴不關風，可不是滿園的春色「關不住」

大家 糟了，我們全給他打趣到了。

劉 (自傲地) 倒沒說到我！

癩 下面一句是說的誰呢？

山 (大笑) 這還要問。

劉 (連忙拿了書) 也不用猜，猜他做什麼，也不過是打趣人的吧了！

麻 要猜，要猜！

癩 「一枝紅杏出牆來」誰？

劉 不要管牠了！

麻 到底是誰？

劉 (劉吸着鼻涕，要逃開。)

癩 梁兄，說的是誰？

山 (笑) 誰的鼻子底下老是掛着一枝杏花兒呢？

大家 (笑) 哈哈,哈哈, (指劉) 哼!哼!你,你,你也跑不了!

劉 該死,祝英台文章沒代咱們做,倒先打趣了我們一番,去找他去!

大家 去找他去!

山 他到屋裏洗澡去了!

大家 不管他,衝進去!

山 不行!

大家 行,行,行!

(正在大家要衝進去時,祝英台走出。)

劉 他來了!

英 怎麼啦,我的謎兒猜着了沒有?

卜 好,你打趣我們!

大家 你打趣我們!豈有此理。

英 是你們要我做文章的!

大家 做文章就該打趣罵人嗎?

麻 你這麼打趣罵人,我稟先生去!

英 作文要人代筆，我也稟先生去！

(麻皮本來要去，經這一說只好停了下來。)

卜 我去，我不怕！

劉 (拉了他) 別去，你聽！

(屋內讀書聲停。)

先生聲 天黑了，散學了。

英 先生來了，你們說去吧！

(同學紛紛出，老先生走在前面。梁祝等連忙退在一邊。)

先 (在要走進去時，轉身對大家) 晚上你們好好溫習溫習功課，不要頑皮，胡鬧。

大家 (肅立) 是！

先 你們該學學梁山伯和祝英台，又用功，又老誠。

(英台對卜等四人作鬼臉，四人忍不住笑了。)

先 (對卜等) 你們笑什麼？

卜 是祝英台惹我們笑的。

先 (看看英台，英台作最嚴肅狀) 胡說，他不是規規矩矩站在那兒嗎？你們總是看不得他，說他的壞話，

欺負他身體弱年紀小。

實在是他！

(嚴厲) 還敢說！

卜
……

先 下次不許這樣誣告同學！

卜 (只好答應) 是！

(祝英台在旁邊暗笑。)

先 哼！你們這些不長進的東西！(下)

英 怎麼啦，不關風兒，還要稟先生嗎？

卜 (怨) 你這……小鬼頭！先生偏心，算不得有本領。

英 依你怎麼說？

麻 我們來比賽！

山 明兒大家做篇文章叫先生批，看誰好！

麻 (馬上反對) 這不來。

山 做首詩。

卜 誰跟你們比做詩。

英 就再猜一個謎語吧！

卜 算了，算了，再不猜這個倒霉的謎語了！

山 那，你說！

英 (指着旁邊鞦韆) 我們就來比比打鞦韆！

癩 好，好，我來，我來。

大家 好，好！癩嘴。

卜 這回祝英台可輸定了。癩嘴誰也打不過他。

山 英弟，從來沒見你打過，你怎麼——

英 (笑) ——

(二人跑去打鞦韆，台上只看見兩個人影的動盪。)

大家 (興奮地大叫) 用力，癩嘴，用力啊！(歡呼，拍掌) 癩嘴打得高，打得好啊！

山 (着急) 英弟，英弟！

大家 (嘲笑) 祝英台不行……

英 噤！

大家 (驚) 怎麼, 祝英台…… (叫) 癩嘴怎麼, 你沒氣力了這末不中用!

山 祝英台好啊! 好啊!

二三人 是打的不錯, 你看他打得全不費力。

卜 癩嘴, 用力啊, 用力啊, 這末不濟事!

癩聲 (氣噓噓地) 唔, 唔……

大家 癩嘴, 你怎麼了?

(癩嘴筋疲力竭地走了出來。)

癩 (喘息着, 用手拭汗) 氣力全使盡了!

麻 瞧祝英台。

癩 想不到他打得這麼好!

大家 (拍手) 好啊! 好好! 好好!

癩 是不錯。

卜 他身子飄飄地, 好像沒有東西一樣!

劉 女人打鞦韆才這樣!

大家 (捉着了短處, 大笑) 對了, 對了, 祝英台是個女人, 噫, 噫, 祝英台是個女人。哈哈哈哈哈祝英台……

（英台跑了出來。）

英 （滿面怒容）誰瞎說！

大家 （哄笑帶說帶唱起來）不要賴，祝英台，不要賴，你是個女人真不壞……

英 你們這些無賴，走開，（用腳踢去，用力太猛，靴子落了地，露出她本來面目原來她還有一雙繡花鞋，襯在裏面。）

梁山伯想幫忙，苦無辦法）

大家 （大嚷）啊！祝英台是個女人！是個女人！

卜 （撿了靴就走，指着英台脚）大家看祝英台的小脚啊！

英 （衝過去搶）給我！

卜 （拿了靴子逃）說，你以後兇不兇。

山 （跑過去，幫着搶）給他，給他！

卜 要你來幹什麼？

山 你拿了人家的靴子。

卜 這又不關你的事！

劉 你不知道，他們兩個——（做個姿態）這樣，怎末能不幫忙呢！

（梁祝弄得面紅耳赤。大家訕笑。）

英 (走去) 拿來!

卜 不行!

英 (急) 給我!

卜 (故意地) 不——行。

英 (緩和地) 我跟你說句話。

卜 你說吧!

英 別躲呀。

卜 回頭你搶了我的靴子。

英 我不搶。

卜 好(走近,將靴子高高舉起)說吧!

英 卜鳳兄,你是個聰明人,你怎麼——(忽然臉向人叢後看,故作驚慌) 先生來了,先生來了!

卜 (二驚) 在哪兒,在哪兒?

英 (趁他不備,將靴子搶在手中) 在這兒。(拿了靴子就跑)

卜 靴子,靴子!

英 回頭見!(跑進屋裏去了)

山 英弟你——（追去門關，梁被關在門外）

卜 （懊喪地）又給他逃走了。

麻 去稟先生去，祝英台是個女人。

山 快不要胡說八道！

麻 難不成是我撒慌？他靴子裏穿着雙繡花鞋——

卜 梁山伯我問你，祝英台究竟是男的，還是女的？

山 自然是男的！

卜 那末他爲什麼穿繡花鞋？

梁 他脚小。

癩 這大熱天總不肯脫衣裳？

山 身子弱。

劉 爲什麼洗澡洗脚，總要背着人？

山 這個——這個——

卜 你可沒話說了，是不是稟先生去，稟先生去，祝英台是女人。

大家 祝英台是女人，祝英台是女人！

劉 女人怎麼能到咱們學館裏來讀書呢？

大家 稟先生去！

（先生上。）

先 吵什麼？

（大家馬上肅靜，一時反說不出話來。）

先 叫你們好好溫習功課，你們又在這兒胡鬧。又討打了！

劉 （推卜，低聲）說說！

卜 不是，是——

先 什麼是不是？

卜 實在是……

先 什麼是不是的，話也說不週全，偏愛多嘴。

卜 是——

麻 先生！

先 你有什麼話說？

麻 剛才祝英台在這兒打鞦韆，鞋子掉了——

先 鞋子掉了？

卜 (迫不及待) 稟先生，祝英台是個女人！

先 胡說！祝英台怎麼是個女人？胡說八道！他怎麼會是女人？

麻 真是女人！

先 我們學館裏怎麼會有女的！

劉 所以說，先生要早點考查明白！

先 住嘴，一派胡言！去念書，去！

劉 這——

先 去，快去！

(大家下。)

先 (看看山伯) 你站在這兒做什麼，都去！

(山伯走向宿舍門邊。)

先 女的…… (有點懷疑地慢慢地走了)

(山伯敲門。)

英 (在內，着急地) 不要進來！不要進來！

(這時山伯使勁推了一下，門開了。)

山 (似乎看見了什麼，連忙退出) 啊，(狐疑地) 他到底……

(英台追出，還在扣鈕扣。)

英 (急) 你爲什麼這刻兒闖進來？

山 我實在不知道。

英 叫也不叫一聲，就闖進來，你安的什麼心？

山 這不能怪我！

英 (急) 我知道，你們欺負我，這兒大家都欺負我，你也欺負我！

山 我？

英 自然是你，人家換件衣服，你也不讓人安身。虧你還是結拜的弟兄！

山 不，實在是因爲他們剛才稟了先生，說你是——

英 是什麼？

山 是女的。

英 (驚) 先生怎麼說的？

山 他倒不相信，不過——

英 怎麼？

山 英弟，我說你……

英 你也不相信——

山 我，我……我實在……

英 (氣)好好！你今兒是故意嘔我，剛才故意衝到房間裏來。這刻兒，又說出這種話來。(哭)好好！我知道我在這兒也住不下了，本來，我是人地生疏，受盡了人家的氣，連你也這樣——唉！我明兒就走，明兒就走！(走)

山 (急)我要是有一點這樣的心，我敢——

英 你也不用說了，我是走定了！(啜泣着下)

山 (呆立)聽我一句話，英弟……

(先生上，見山伯呆立，走到他身旁。)

山 (以爲是英台) 英弟，別生氣，你只要聽我一句話，你要知道我這顆心，我這顆心——

先 (大聲)梁山伯！

山 (回身見是先生，大驚)啊！

(舞台驟暗)



一景

山間。叢林蔭鬱。千百種婉轉的鳥聲，動人清聽。
祝英台從小路上走了出來。

英 山哥！

山 (在內) 唔！

(梁山伯跟着走出，手裏提着一個小包袱。兩個人不自覺地站定了，充滿了離情別意。)

英 山哥你——

山 ……

英 你要怎麼？

山 (搖頭) ……

英 沒什麼就走吧，還要趕路呢！

山 這兒好靜！

英 只有鳥兒的叫聲。

(二人沉默地對看。不知道一種什麼鳥兒清脆地叫着。)

英 山哥……

山 英弟……

(大家都說不出什麼。)

山 你就要走了!

英 ……

山 想不到你走得這麼快。(垂頭)

英 唉!你怎麼啦?

山 (倚着一株樹) 我有點頭暈。

英 那, (着急地) 那怎麼辦?

山 不相干的。

英 你回去吧!反正也上了路了!

山 送到山那邊, (指遠處) 山那邊。

英 唉!累了你,山哥叫我……

山 (悲苦地笑) 快別說, 咱們結拜弟兄……已經三年了……(坐在樹根上)

英 (傷感地) 三年了……

(靜寂, 幾乎可以聽見兩個人的呼吸。)

英 走吧!(向林中走去)

(山伯慢慢起立。)

(英台已走進林去。)

山 (嘆息) 唉, (望着她去的那邊) 去吧! ……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 ……

(傷感地) 三年的同學……三年……比弟兄, 姊妹還好……唉! 讀了這末些書……

英 (在內) 山哥, 怎麼不走了?

山 來了!

英 山哥, 你好像……(走了回來) 好像不高興的樣子!

山 不, 一點也不。(強作歡笑) 我很高興!

英 那就好了! 這次分手我們就可以見面的。

山 是的。我們就可以見面的! 我們——

(一棵楊樹上, 有一對斑鳩吵嚷着。)

(二人舉頭觀看。)

英 什麼

山 一對斑鳩。

英 (隨口唱了起來)「高高山上一棵楊,一對斑鳩鬧嚷嚷,雄的點頭,雌的叫,這枝跳到那枝上。」

山 你唱什麼?

英 隨口哼哼吧了!

山 哦……這斑鳩——

英 (見他半晌未說出)你要說什麼?

山 我——(說不出)沒有!

英 唉,走吧!

山 (懶懶地)走吧!

(燈暗即明)

一一景

鄉間的大道旁。

兩個人默默地站在叉路口。

英 (依依不捨地) 回去吧！山哥！

山 那末你一個人——

英 這兒是熟路，過了草橋鎮就近我的家了。

山 英弟，好生走吧。

英 你回去吧！

(雖說這末說，可是兩個人誰都沒有動一動足步。)

山 你爲什麼不走呢？

英 我要等你走，才走！

山 不啊！英弟，你先行吧！

英 古人說：「送君千里終須別。」……

山 既然要分別，爲什麼又要相聚呢？

英 「相見時難別亦難……」山哥……

(遠處有笛聲。和着橫笛，有牧童的歌聲。)

山 啊，這是——

英 放牛的小孩子回來了！

山 聽，他還在唱哪！

歌聲 送郎送到大路邊，

路邊哪

韭菜啊，

綠綿綿。

韭菜啊割斷根還在，

情哥哥的

一去呀，

幾時才相見？

英 唱得多好啊！

山 鄉下的孩子都會唱的！

英 又唱了。

歌聲 送郎送到十里亭，



半路哪

分離呀！

好傷心。

手牽手兒難捨棄，

一心哪的

叮嚀呀，

多多寄好音。

（沉寂。）

不早了，快趕到前面去！

你呢？

我來得及回去的。

可是你，——

去吧！我不能再送了。

再見了！

保重，你的身體素來單薄，我又不能一直送你！



英 不用了。(稍停)山哥。

山 什麼?

英 (拿出一枝簫來)這是那年咱們在西湖邊上買的,你還記得嗎?

山 記得。那是咱們讀書的第一年。

二人 時間過得好快啊!

英 那一天我們在西湖划船,遇見個賣簫的,你很愛這隻簫,可是那攤兒上只有這一支,你知道我也

愛,就讓了給我了,現在你拿去吧!

山 你呢?

英 要是你能在吹簫的時候想起了我!那就好了。

山 我不會忘記……

英 再見。(走,回頭)你回學館告訴先生,就說祝英台已經平安地上路了!

山 (無限欲言)……(走)

英 山哥,好好讀書,不要以小弟爲念。

山 賢弟回家好好侍奉父母,代爲請安。

英 (回頭,剛好山伯也回頭)你又想起什麼來了。

山 我只是不放心——

英 去吧！天色不早了。

山 ……（慢慢地拖着脚步走了）

英 他走了，他走了！什麼時候再能相見？山哥，山哥——他那末老誠……（回頭看看，黯然）一個人，啊！我
一個人……

（黃昏到了，天色慢慢暗下來。）

（歌聲從遠處悠悠地傳來）

歌聲 送郎送到大路邊，

路邊哪

韭菜啊，

綠綿綿。

韭菜啊割斷根還在，

情哥哥的

一去呀，

幾時才相見！



英 幾時才相見？幾時才相見！（忍不住流下淚來，半晌，鼓足了勇氣向遠處叫）山哥，山哥……（沒有應聲）
他去了，他去了！

（一陣風把歌聲吹得隱隱約約，若斷若續。）

（梁山伯有點踟躕地走了回來。）

山 （看見了她還在，又是寬慰又是難受，低聲）英弟！

（驚覺，發見山伯又在自己身邊，幾乎不敢相信）你！（見真是他，大喜）你！你回來了！

山 （點頭）……

（燈暗即明）

二景

小橋邊，流水潺潺。

稍停，聞狗叫。

英 （在外）啊呀！

山 （在外）別怕，別怕，有我在這兒！（打狗聲）噓，噓！

英 死瘟狗。

(山伯挽英台上。)

山 沒嚇着你吧？

英 (搖頭) ……

山 (扶她坐) 坐下歇一會兒。(隨即走開，站在遠處)

英 幹嗎離得這麼遠？

山 (正經地) 這樣好，這樣好。你怕嗎？

英 (羞怯地低頭) ……

(傳來牧童的歌聲。)

歌聲 送郎送到小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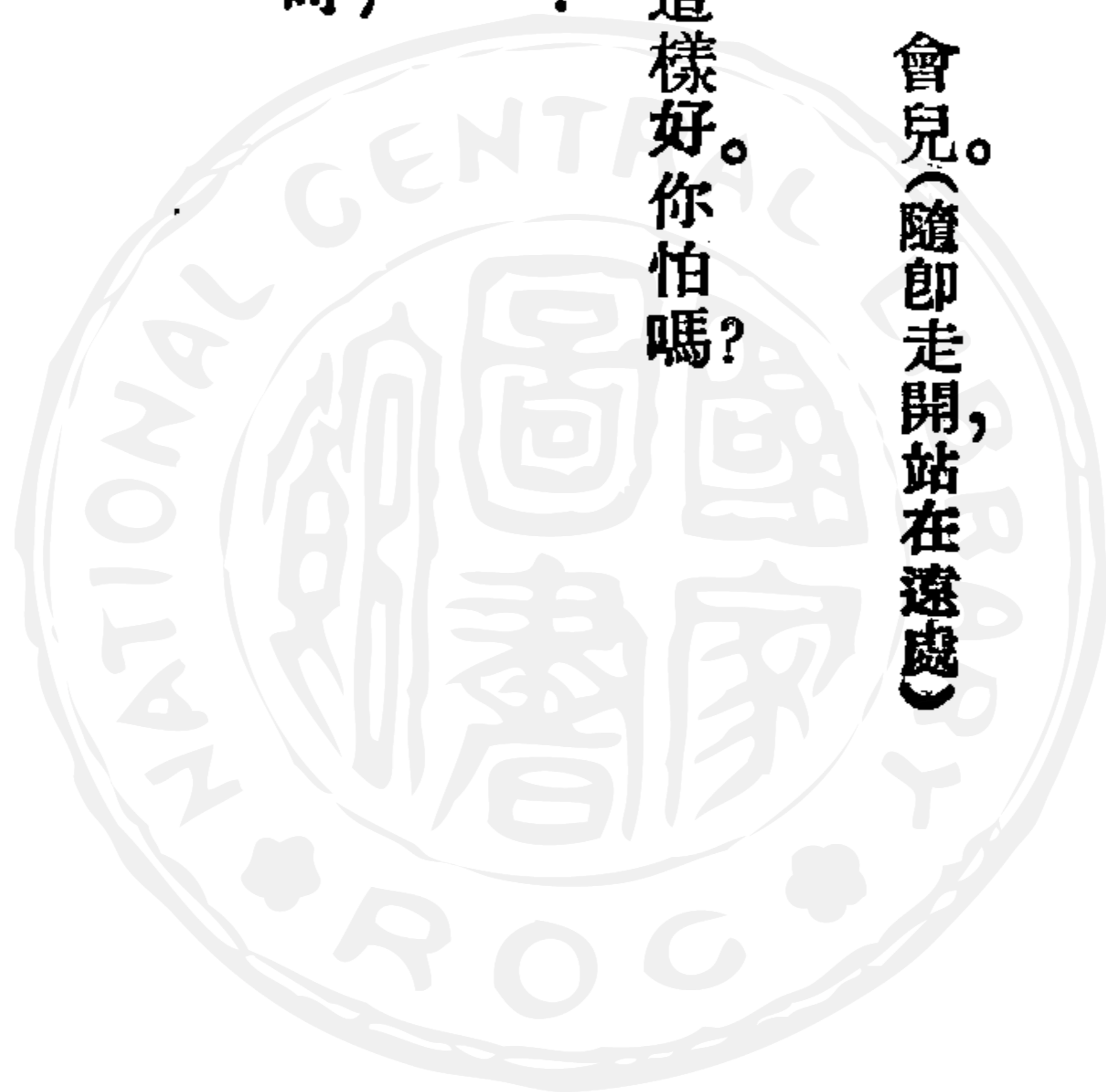
手扶哪

欄杆啊，

雨絲絲，

長腳細雨常常在，

情哥哥的



一去呀，
最相思。

英 怎麼到處唱着這隻歌？

山 誰知道呢，好像春風一到，哪兒都聞見花香。

英 你會唱嗎？

山 我？（搖頭）

英 爲什麼？

山 文人君子，怎麼可以唱這種俚俗的村歌！

英 （微帶嘲弄地）哦，我忘了哥哥是出名的君子聖人。

山 豈敢比聖賢？賢弟是分明取笑人。

英 誰不是這末說？

山 （有點得意）哼哼！

英 （在地上掐了一枝野花）山哥！你可認識這是什麼花？

山 龍爪花。

英 （對着花像是唱山歌似地唱起來）「龍爪花來龍爪花，我爹是你丈人家，低頭拾得金豆子，我弟是你

小舅子；低頭拾得馬蹄子，（抬頭對山伯）我妹是你小姨子。」

（慍）英弟，你說什麼？

我隨便唱唱！

山 英 山
（正言厲色地）這種粗俗的話，也是我們讀書之人說的嗎？要再這樣，我要發怒了。今兒也不給你送行了。

英 山哥，別怪，我是偶然想起了這支小時候唱的兒歌，就不自覺地唱了起來。
山 走吧！

（二人走上小橋。）

（水面上有鵝的叫聲。）

英 （指着水上）那上面飄下來什麼？

山 一對鵝。英弟，難道這你也不認識？

英 哦，是兩隻鵝。瞧他們那高興的樣兒，該是好朋友吧？

山 可不是？

英 一定跟我們一樣。

山 不。

茅 爲什麼？

山 他們是一公，一母，就好比我們人的夫妻。

英 像我們結拜的兄弟？

山 不，這裏面存在個陰陽的大道理，你沒唸過嗎？「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陰陽和，而後雨澤降！」

英 究竟什麼是陰陽呢？

山 這是天機，凡人不曉。

英 譬如哥哥和我也能算是陰陽嗎？

山 胡說。

英 那怎麼解呢？

山 先生沒有講過，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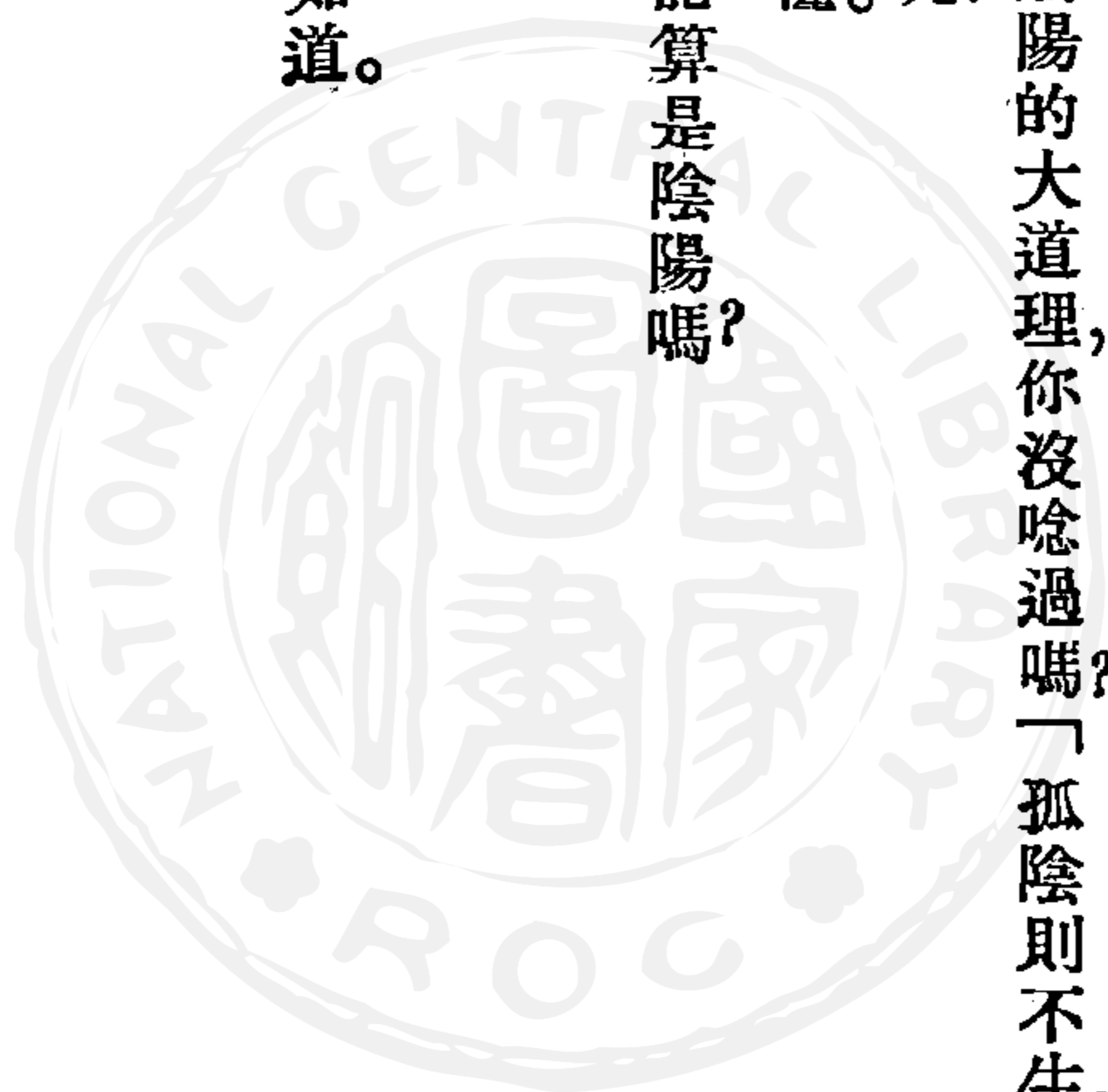
英 你真是隻鵝！

山 呀？

英 一隻獸鵝。

山 你罵人？

英 我沒罵你，哥哥！



山 過橋吧！

英 (搖頭) 唉！

(二人走上橋去。)

(燈暗即明)

四景

土地廟前。迎面有河，廟前有樹，樹上有一鳥巢。

山伯扶着英台上。

英 (扶着樹，停了下來，一手揉腳，疼痛的樣子) 我可走不動了。

山 坐下歇一會兒吧！

英 扶着我。

山 (無可奈何地) 唔！

英 縮手縮腳地怕什麼？

山 不是我怕——

英 那你的手爲什麼發抖？

山 (轉過臉去) 沒有……

英 (在一塊石頭上坐下，指着廟) 什麼？

山 一個土地廟。

英 裏面有菩薩嗎？

山 (跑去向裏看) 有。

英 (也跑過去看) 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倒全在。可是和尚呢？

山 (叫) 當家的！(進去張望一下又退出來搖頭) 沒有一個人。

英 唉！這些和尚怕都還俗了。

山 你怎麼知道？

英 瞧這兒多冷清，叫我也受不了。

山 (正經地) 你又胡說了！

英 這是說的真話。

山 快別說這些。

(樹上鳥叫)

山 英弟，瞧這樹上的喜鵲多好頑。

英 啊，有老有小。

山 老喜鵲喂小喜鵲呢！

英 真有趣，哥哥，你知不知道小喜鵲是哪兒來的？

山 這有什麼不知道？蛋孵出來的。

英 蛋那兒來的？

山 老喜鵲生的。

英 老喜鵲怎麼會生蛋的呢？

山 ……

英 爲什麼人不生蛋呢？

山 他們天天在一齊。

英 我跟哥哥，不可謂不好了，天天也在一齊，可爲什麼沒生出一個蛋來！

山 你又胡說了！

英 我不過是這末奇怪，隨便問問。

山 人生小孩，不生蛋的。

英 要是我們能生出一個孩子來多好。他就叫我爹，叫你——娘！

山 (急) 說什麼？！

英 小孩子叫我爹，叫你娘。

山 越說越不像了，儘說這些下流話，討人便宜。

英 我這是說的真話。

山 真話？

英 不然，孩子叫你爹，叫我娘好不好！

山 (呆了半晌) 好了，請你別說這些好不好？英弟，我……我心裏亂得很。

英 爲什麼……

山 不用問了！(突然) 快想法子過河吧！

英 又沒橋，又沒船，怎麼過去呢？

山 我想——

英 我們在這兒等一會兒吧！

山 等什麼？

英 (突然地) 我們進廟去好不好？

山 幹什麼？

英 拜拜菩薩。

山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

英 我們拜拜菩薩……這兒沒人。

山 沒有人怎麼樣？

英 沒有旁人，就請土地公公做媒證。

山 ……

英 你說……

山 ……

英 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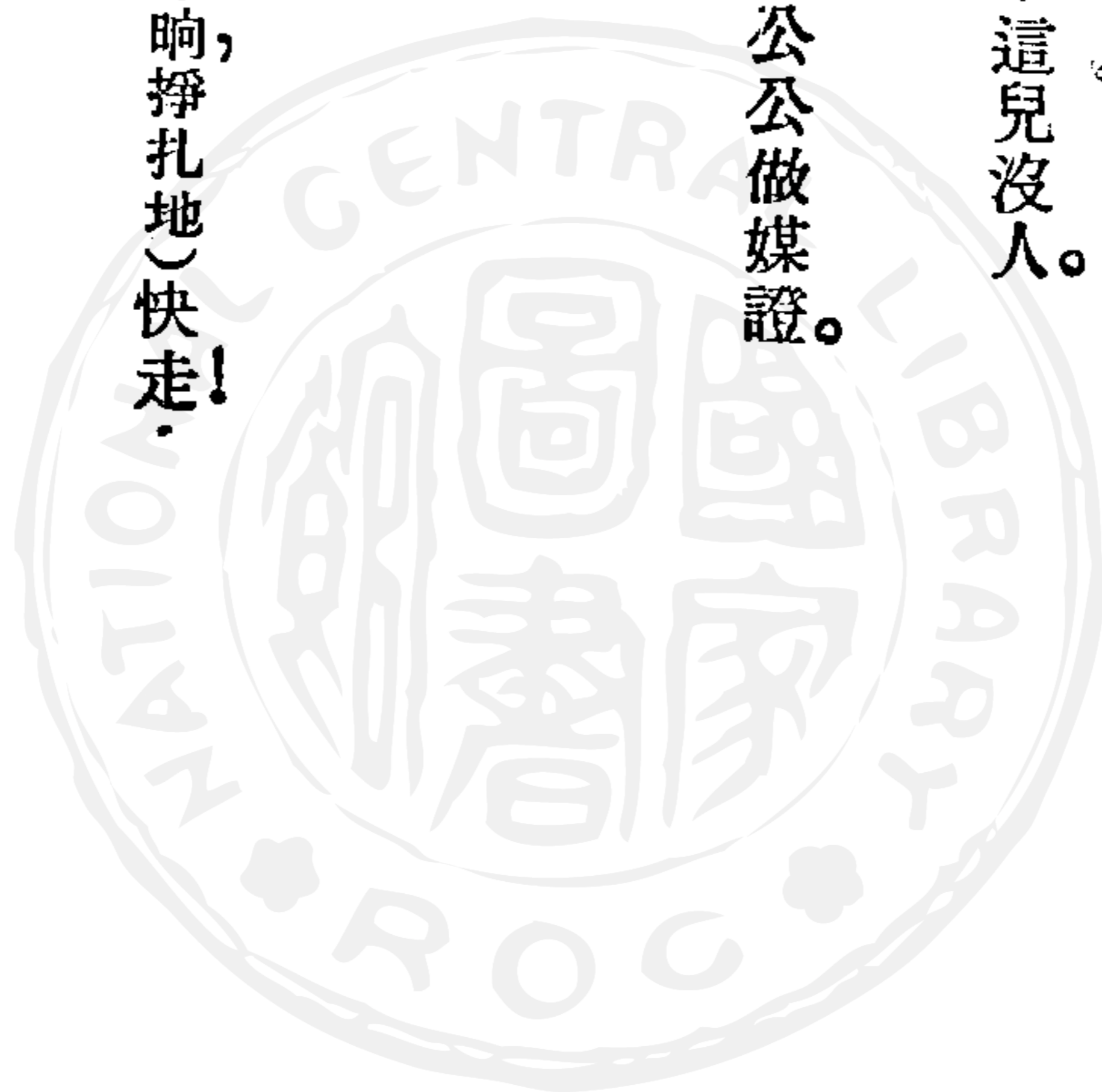
山 英弟……（看着她半晌，掙扎地）快走！

英 唉！

山 過河吧！

英 （對着水）這可怎麼過去。

山 水淺，脫了靴子，走過去！



英 不行，我這身子——最怕浸涼水——

山 那——那（無法）乘船過去。

英 沒有船。

山 那可怎麼辦？

英 哥哥，背我過去。

山 不，我不……

英 爲什麼？

山 （掙扎地）還是自己走過去——

英 你這麼——

山 我何嘗——不過——

英 那怎麼辦？怎麼辦呢？

山 （着急）這這！

（天色暗了下來。）

英 瞧，天上多少烏雲，怕要下雨吧！

山 （搖頭）……



(天空有雁叫着飛過)

英 (看天) 雁，雁。

山 哦！

英 你聽見雁在那兒叫嗎？雁來了，(舉頭向上望) 兩隻雁，兩隻雁。前頭飛的是梁山伯，後頭是——是誰？……(笑) 告訴你，就是祝英台。

山 (痛苦地) 英弟。

英 飛過去了，哥哥，背我過河吧！要下雨了！

山 (躊躇) 這——好！(有點躊躇)

英 背啊！

(遠處有划槳聲)

山 (大喜) 一隻船，一隻船！(指遠處) 我們可以渡過去了！

英 (平淡地) 哦！是一隻船嗎？

(燈暗即明)

五景

草橋鎮客店前。(景同第二場)

老闆仍然坐在老地方打瞌睡。

山伯英台同上。

山 好了，好了。

英 讓我在這兒憩憩。(疲倦地坐下)

山 好。

英 還跟從前一樣——

山 不，那時候柘榴花剛開。

英 這刻兒枝頭已經結了柘榴了。

山 (向內) 老闆，老闆又睡着了。

英 讓他去吧！哥哥，你要吃柘榴嗎？

山 (看看柘榴) 這麼點兒大，咱家碗口大的有的是。

英 可是這個柘榴——

英 (一雙蝴蝶飛來飛去)

蝴蝶，蝴蝶。

山 多好看呀

英 啊呀！好大好美的蝴蝶！

山 瞧！他們多親熱。

英 快快活活地在天空中飛，總是成雙作對。

英 哥哥，要是咱們倆能夠自由自在地飛多好啊！

山 唉！——這刻兒你就要回去了。

英 要是你能夠——

山 怎麼？

英 你不懂嗎？

山 這一別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相見。唉！

英 容易，明年八月，你到我家去……往後我們可以天天見面。

山 怕不行吧？

英 行！你向我父母說——

山 說什麼呢？

英 (囁嚅地) 就說……(羞怯地低頭，把弄手絹)

山 啊呀！你手髒了，那邊有井，我給你打桶水來洗洗。（走向井邊汲水）

英 （抱怨地）唉！怎麼提也提不醒！

山 （以為是說提水）提得起來，提得起來。（提起吊桶）你看這不是提上來了。（拿水給她）洗吧！

（英台呆呆地看水，並不去洗。）

山 是嫌水涼嗎？我給你弄點熱水來。（走去）老闆，老闆！

老 （睡眼惺忪）什麼？誰叫我？

山 弄點兒熱水來！

老 唔！（慢吞吞地走入）

山 你這老糊塗！（隨着他下）

英 就要分手了，要是不跟他說穿……要是跟他說穿……不……唉！（凝思半晌，似有所得）哦！（脫下

一隻繡花鞋包，在一條手絹裏）這個——（山伯上）他來了。

山 （拿熱水傾桶內）熱水……

英 謝謝你！（洗手）

（外面歌聲又起了。）

歌聲 送郎送到草橋頭，

草橋哪

頭上啊，

栽柘榴，

柘榴開花年年有，

橋下哪的

流水呀，

不回頭！

英 這歌兒……

山 好像在地上生了根了。

英 哥哥

山 (看看天) 我走了。什麼時候再相見呢？

英 明年八月，你到我家來。

山 八月！

英 是的，八月，石榴熟的時候。

山 可是，弟弟，我回杭州還打算讀兩年書，然後又要赴京趕考。



英 那怕太晚了

山 弟弟，別怨我，你多等我幾年，你要知道，我們不能辜負爹娘的養育之恩。
英 兩年，太晚了。

山 一年。

英 就是明年八月！

山 君子志在「顯親揚名」，弟弟難不成就想這些？

英 (勉強地笑) 哥哥，是應該有一番作爲的！可是我——

山 你的才學只有比我更好，如何說出這種喪氣的話來！

英 將來你總會知道。

山 爲什麼不現在說給我聽呢？

英 你只要記着，明年八月趕到我家。

山 明年……八月……好，我一定趕到。

英 那時候……我們再談！暢暢快快地談，從頭談起。

山 兄弟何不明說了，也免得愚兄放心不下！

英 唉！你這個人(指一處)你看見，那兒有一個墳墓嗎？

山 怎麼

英 裏面是什麼？

山 死人。

英 我看你啊，只比死人多口氣！

山 (氣) 英弟，你怎麼好好兒地罵起我來？

英 我沒罵你，只是一急，說錯了話。

山 弟弟，想我們三載同窗，今兒一旦分離，你還……

英 (怕他認了真，安慰地) 別氣，哥哥，我有件喜事告訴你！

山 什麼？

英 這……這……我告訴你吧！我有個妹妹，長得才貌雙全，哥哥可以……可以過來求親。我們結一

個美滿良緣。

山 哦……

英 她跟我長得一模一樣，包你看了中意——

山 可是……

英 去吧……

山 可是……

英 別遲疑了，我這兒有件東西，你來時別忘了帶着，（把那包好的鞋遞了給他）現在可不要打開，回去才許你看！

山 是。

英 我走了，你也回去吧。

山 弟弟，好生走！

英 別忘了明年八月。

山 石榴熟的時候。

英 石榴熟的時候。

山 （送他）弟弟

英 （阻止他再送）「送君千里終須別，」哥哥，你留步，好好兒趕路吧！

山 弟弟！

英 哥哥。

（二人忍着淚分手走開了。距離慢慢地遠了。）

英 （走了幾步又回來）哥哥！



山 什麼？

英 有便人捎個信來。
山 是。

(二人又慢慢分開，各向前走。)

山 弟弟。

英 呀！

山 忘了，這兒一本書送你做個紀念，裏面有張荷花瓣，上面有我親自題的詩，上次你要看，我沒肯，現在你拿去吧！

英 謝謝你哥哥！(不禁拭淚)

山 別難過，好弟弟。(爲她拭淚，自己不禁也流下眼淚)

英 我回去了，哥哥，一個人在外，要自己保重，晚上，多蓋點兒東西，不要遭了涼……
山 知道！

(英台拭着淚，無限沉痛地走了。山伯一直目送着她。)

英 (回身向他揮手) 去吧！

山 (停) 唔！

山 (英台慢慢地遠去，看不見了。山伯忍不住倚着樹哭起來。)

(好一會，慢慢地抬起了頭，喃喃地) 他走了，他走了！他這給我的是什麼……讓我打開看看，不，他叫我回去才能看，不，(看看遠處，悵惘地) 他去了，去遠了，打開來看看！(打開，見是一隻繡花鞋) 啊！一隻鞋，一隻繡花鞋！這可不是他的鞋！(大喜) 啊！是他的，是她的！

老 (從睡夢中驚醒) 啊？

山 (興奮地跑過去，搖撼睡着了的老闆) 是她自己的，瞧，是她自己的！

老 什麼……啊？(莫明其妙地看着山伯)

(舞台全暗)



英台家花廳。(景同第一場)

英台母與英台談話。

英台恢復了原來的女裝，手裏拿着一本書，倚着窗前。

母 我的兒，你總得說啊！這樣下去，成何了局呢？

英 ……(玩弄書中的荷花瓣) 唉！

母 馬家這門親事，也不知道提過多少遍了，你總是不如意的樣子，問到你，也說不出個講究來，只說再等等，過了八月再說，這刻兒，八月節都快到了。

英 唉！

母 你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英 再過兩天吧，媽！

母 你倒說得好，人家不能儘等着啊，你心裏到底什麼意思？說啊！
英 實在沒有什麼，只要媽能夠答應再等幾天就好了。

母 (搖頭) 人大心大, 唉, 也不知道你到底存的什麼主意。

英 媽放心, 總有一天, 孩兒要告訴您的。

母 那就好! 只是有一句: 媽能順着你, 你爹可不能儘等着。『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你有什麼事梗在心裏呢?

英 (翻看荷花瓣) 叫我怎麼說呢? 好在只是幾天的事, 過了這幾天, ……唉! (呆看窗前的石榴樹)

(梅香手裏拿了一隻石榴上。)

梅 姑娘, 姑娘, 石榴熟了。

英 (欣喜地) 真地熟了嗎?

梅 你看! (遞去)

英 啊!

梅 姑娘, 你天天問石榴, 這刻兒可熟了。

母 梅香這鬼丫頭, 姑娘成天腦悶愁腸的, 你也不想個法子給她解解悶。

梅 太太, 你說的好, 我哪兒沒有想法子, 可是姑娘總是皺着眉頭, 百事不趁心, 難得這一刻兒見了石榴笑了起來。

母 姑娘既然歡喜石榴, 你就多搯幾個給她。

梅 只怕姑娘愛柘榴愛個意思吧了！姑娘是……

英 (瞪他一眼) 梅香

母 姑娘是什麼？

梅 (一時說不出，隨口扯) 我說姑娘只是有這麼個愛柘榴的脾氣吧了！

母 哦，哦！你好好陪着姑娘，我進去一會兒。(起立)

梅 太太放心，姑娘的心意，脾氣，我全摸得着。

母 將來出門把你賠嫁陪過去。

梅 (羞澀地) 太太！

母 也好叫我少掛點心。(下)

英 梅香，你剛搯的？

梅 唔，花園裏柘榴全熟了。

英 我到底等着了。

梅 太太剛才跟你說什麼？

英 還是馬家的事。

梅 聽老爺說急着要送庚帖過去呢！

英 (着急地) 他到現在還不來

梅 (故意地) 「他」是誰呀?

英 (作急) 到現在這時候,你這鬼東西還搗鬼好!(轉身,賭氣不理她)

梅 (見她真氣了,過來解慰) 我看就要來了。你不是說柘榴熟的時候——

英 是呀,可不是柘榴熟的時候了。

梅 柘榴已經熟了。

英 (撫摸柘榴) 柘榴已經熟了。

梅 該來了,上次瑁安兒送來的信上不也是說,入秋一定趕到這兒來,要姑娘靜心等着嗎?

英 那信上寫的多好呀!

梅 我看梁相公不是那種假情假義的人。瑁安兒說梁相公就沒有哪一天不念着姑娘。一定是家裏

有什麼事就誤了。

英 果真那樣就好了。

梅 不是我說句胆大的話,太太既然那末疼你,姑娘何不爽性跟老爺太太說明白了,也省得這麼推

三阻四的,兩頭不着實。

英 又胡說了,姑娘家可以隨便說話嗎?何況又是我們這種人家。

梅 可是你愛他，他愛你是真的，要是老爺把你嫁給馬文才也有這末好嗎？你倒說說看。

英 唉！就是說啊！

梅 姑娘，到底該怎麼辦呢？我給你越弄越糊塗了。梁相公是個好人，瑁安兒不會跟我說假話的。每天我給姑娘禱告，禱告他們能夠早來。

（大嫂一陣風似地走了進來。）

嫂 （做出極為親熱的樣子）妹妹，你今兒好些嗎？

英 謝謝大嫂，本來也沒有什麼。

嫂 好妹妹，身子可得當心啊！這刻兒天氣不好，時冷時熱的，頂容易生病了。

英 多承大嫂關照。

嫂 我早就跟你大哥說了，我說，妹妹身子單薄，杭州回來，就沒好生養息。不像咱們，目不識丁，也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憂愁苦惱，白天吃飯，做事，晚上倒頭便睡着了。

英 我要是能像大嫂這樣就好了。

嫂 妹妹，這兩天想個什麼吃的嗎？要什麼，儘管向我說，我跟你招呼他們弄去。好妹妹，你說說看！

英 實在不想吃什麼。

嫂 好妹妹，你心裏有什麼不舒服，只管告訴我。妹妹是見過大世面的人，成天坐在家裏可不要悶壞。

了。哪一天咱們姐兒倆出去散散心去。你說可好？

英 也不想到哪兒去。

嫂 我是成天空着的，你要出去，只要來招呼我一聲。往年我在像你這年紀，就頂歡喜跑來跑去的。我早就說過了，這家裏，除了老爺，太太就只是妹妹知書識禮，可恨我一出娘胎，就只一個人，既沒姊妹，又沒兄弟，幸而嫁到你們家來，遇到你這末個妹妹，我也算是……三……哦，「三生有幸」了。

英 嫂子這刻兒沒事嗎？

嫂 說起事啊！可也忙得我頭暈腦漲。爹媽兩位老人家要照應，你大哥要照應，你姪女兒又要照應，難得有點清閑，跟妹妹聊天。

英 要是嫂子沒空——

嫂 說哪兒話！再忙些也沒有給妹妹散散心要緊。妹妹要是因此心裏一樂，高興起來，別說旁人，老爺，太太見了該多高興？

英 唉！怎麼快活得起來呢！

嫂 (探聽地) 好妹妹，你心裏到底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啊？

……

嫂 嫂子待你這麼好，你幹嗎還要隱瞞着呢？

嫂 要是你有什麼不便對媽說的，對我說好了……就說馬家這門親事吧！妹妹是情願，還是不情願呢？

梅 不是我丫頭多句嘴，大奶奶，姑娘實在是不甘願的。

英 (怒) 誰叫你說的！

梅 好，我不說，我不說！

嫂 妹妹別氣，心裏有什麼就說什麼好了！

英 ……

梅 我也是這麼說啊！

英 你懂什麼！

梅 (不服地) 難不成姑娘真要撇下了梁相公去嫁這個倒霉的姓馬的嗎？

嫂 (驚) 啊！

英 (急) 越說越不像話了！(起立) 死丫頭，給我滾！

梅 我也沒說錯話，姑娘，你——

英 還要說，還要說。(推他) 走，走，走！(二人齊下)

嫂 (呆沉思) 梁相公，姓梁的。早就聽說過……

(母上。)

母 大奶奶你可問出什麼來沒有？

嫂 (陪笑) 太太，這哪兒是一會兒就問得出來的！姑娘的心思，怎麼肯輕易吐露給人聽呢？

母 她也是沒有跟你說出什麼了？

嫂 可不是？一個大姑娘家，羞人答答地，這種事不會馬上講出來，就講也多是轉彎抹角兒的。

母 她到底講出點兒什麼沒有？

嫂 先是不講的，不過說了些一時不想定親的話，後來……

母 後來怎麼樣？

嫂 經不起我再三地問她——

母 唔！

嫂 她就說——

母 說什麼？

嫂 她說——

(父親上，態度十分嚴肅。)

父 太太，你們到底怎麼說，

嫂 老爺！

父 唔！

母 什麼怎麼說？

父 馬家這門親事儘攔在這兒成什麼話？

母 我也沒說儘攔着，只不過英兒她——

父 又來了，理她做什麼，自古以來，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兒有什麼說的？

母 我們就這一個女兒，總得讓她稱心如意！

父 馬家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有錢有勢，又是個書香門第。

嫂 妹妹嫁到馬家，一生也不用愁。

父 此外還要什麼？

母 不過女兒——

父 她是個孩子，管她做什麼？

母 女兒心裏的意思，總得聽聽。（對嫂）剛才你說她跟你說什麼來着。

嫂 妹妹也是恍恍惚惚說的，我也沒弄清楚！（看父一眼）

母 你只管說好了

嫂 (娓娓而言) 聽說妹妹自己看上了了一個……一個姓梁的。

父 (大怒) 什麼? 死不要臉的, 她自己看上了人?

母 別忙, 讓大奶奶說下去——

嫂 別的, 也沒什麼, 聽說這個姓梁的是杭州學館裏認識的, 爲人好!

父 爲人好! 勾引人家姑娘還好? (氣得喘氣) 噓, 噓!

嫂 這個人就是窮一點, 說是妹妹跟他有過約, 所以要等着他。

父 啊呀! 好, 她居然做出這種喪盡廉恥的事! 我們家也算得是個詩禮人家, 這還了得! 這個死丫頭倒

會作怪。(對母) 當先也是你的主張, 答應她上杭州去。

母 這也不能怪我, 後來還是你請了算命先生才應許她去的。

嫂 那不是妹妹假扮的?

父 不用說這些了! 把她嫁了完事, 也免得將來亂出事來, 家門掃地。我這老臉沒處放!

母 (嗚咽) 唉! 哪兒想到有這樣的事情!

父 好, 馬上派個人把庚帖送去, 免得再延遲。(頓脚) 真是家門不幸! (向內叫) 來人!

(一小廝上)

廝 老爺!

父 馬上招呼帳房先生把姑娘的紅帖送到馬府上去!

廝 是!

父 就去!

廝 是!(下)

母 (啜泣)我的兒,我總以為你出外讀書識字,又誰知道你做出這種事!

嫂 (跑去安慰她)太太,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一嫁過去,也就好了,這也是女孩子,耳濡目染在所不

免吧了!

母 這孩子,樣樣兒聰明,怎麼這件事倒不聰明起來?

嫂 太太別難過了,身體要緊。

父 把她叫下來,叫下來當面問她——

嫂 (稍急)老爺也不要這麼生氣——

父 不行,不行,把她叫下來,來人哪,來人哪!

(小廝上。)

廝 老爺!

父 去，去！

廝 外面有個姓梁的窮秀才，要拜見老爺。（遞上名帖）

父 （唸帖上字）「梁山伯，」什麼人？

廝 他先說要找這兒的九相公，我說我們這兒沒有九相公，只有九姑娘，他說就找九姑娘吧

父 渾賬，這姓梁的傢伙來了，把他趕出去！

廝 小的說，我們姑娘怎麼能見你男人，他說不相干，曾經是同學，我說這也不行，他吵着嚷着一定要進來！

父 你不會叫人幫你把他趕走嗎？

廝 這……這可沒有，我叫他走，他可一定要進來。我說，不然讓我去同老爺去看老爺答應不答應，他說，不用你回，我自己去見你們老爺！

父 （急）啊呀！

廝 （回頭）這可不已經進來了！

嫂 啊呀！（嚇得馬上與母退出，小廝亦下）

（梁山伯帶了瑁安兒上）

山 （恭敬地行禮）老伯大人在上，晚生有禮！

父 (本來要發作，看他彬彬有禮，只好和緩下來) 噫

山 久已要過來給大人請安，一來是路遠諸多不便，二來是因為赴京趕考，直到今天——

父 你就是杭州學館讀書的梁山伯嗎？

山 正是！晚生同令郎英台同窗三年，情同手足，誼若兄弟，且曾結拜，結為金蘭。今日拜府，一來是給老伯請安，二來是想會會令郎！暢敘暢敘久別之情。

父 她怕不能見你。

山 這是什麼原故？

父 她深居簡出，從來不會生客。

山 老伯這話說錯了，當初令郎和晚生結拜，曾經對天設誓，將來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如今我老遠地趕來，只求見他一面，難道也不允許？

父 這……這（一時答不出）相公的話，也還有點道理，只是英台並非男子，當先只為她好讀詩書，鬧得沒法，才女扮男裝，送她到杭州去，現在小女既已回家，就萬萬不能和從前一樣。古人云，「男女受授不清，」相公一定懂得這個道理。

山 (雖然受了搶白，可是仍不退縮) 晚生豈有不懂之理，只是三載同窗，求見一面，略談幾句，總不為太過，晚生只想和令媛會見一面，即刻啓行，也不枉跑這一趟。

父 既然這麼說，讓我叫人去叫她下來見一見相公！來人！

（小廝上。）

父 去請九姑娘來。

廝 是。（下）

父 只是有一件，小女不便久談！

山 老伯放心，晚生幼受庭訓，少讀詩書，如果連這點都不懂，還說什麼讀書人家子弟？

父 聽相公的說話，確是知書識禮。（細看地點頭）怪不得小女那末有意，只可惜小女已經許字於人了！

山 （如聞晴天霹靂）呀！

（祝英台與梅香上。）

（英台站在門口看着山伯，不語。）

山 （看她）……

父 英兒過來見見梁相公！

（面紅，半晌，作女人禮）原來是梁兄……

山 英——英弟，愚兄特來奉訪。

(大家竚立。)

父 (起立) 相公請寬坐，我有點兒小事，失陪。英兒，你陪陪梁相公。
英 是！

(父下。)

(沉寂。)

(瑁安兒走向梅香。)

英 山哥，你到底來了！
山 來了！

(梅香與瑁安兒低語。)

梅 梁相公，把我們姑娘等壞了。

……

瑁 我們相公從京裏一回家就趕了來。

……

山 山哥，請坐啊！

英 不，我就要走的。



英 (詫異) 怎麼來了就要走?

山 我來遲了,這刻兒還有什麼話說!

英 不遲!

山 遲了,愚兄謹祝你龍鳳之喜,偕老白頭。

英 你說什麼?

山 (淚如雨下) 英弟,英弟!不,英妹!你又何必瞞我呢?

(瑁安兒等注意傾聽)

山 當初約好了,石榴熟的時候,現在石榴是熟了,可是——

英 怎麼了,我可不等着你嗎?

山 (不解地) 等着我?

英 爲了你,我把婚事牽延到今日,我爲你被父母罵爲不肖!爲了你我受盡了煎熬。

山 可是已經遲了,晚了!太晚了!我沒心讀書,我沒心趕考,我就只一心記掛着石榴熟的時候……我

真是傻子!

英 你爲什麼說這種話。山哥,今兒你來了,正該高興才是!

山 還高興?英弟,你騙得我——

英 我？

(山伯點頭。)

英 這是怎麼說？

山 你已經許了人家！

英 沒有。

山 剛才老伯親口說的。

英 (堅決地否認) 沒有！沒有！

山 多少甜言蜜語，都是從嘴裏說出來的，唉……

英 (急) 你……你……我去，問我父親去！(忽遠遠地跑下)

瑁 (對梅香) 你們姑娘禮聘過了爲什麼還瞞人？

梅 沒有……

瑁 你也幫着她扯謊？

梅 騙你叫我下地獄。

瑁 那是怎麼了？難道你們老爺講假話嗎？

(沉寂。)

山 (顫巍巍地拿着那包着鞋的絹包,呆呆地) 太晚了!太晚了!人的心是會變的!

(祝英台上臺,淚流滿面。)

英 哥哥,哥哥,我負了你,是我負了你……想不到……

山 我來晚了,還有什麼話說呢!

英 只怪我不好,我命苦!

山 弟弟,我本來是個愚人,家境不好,心裏糊塗。記得我到這兒來的時候我母親還教誨我,叫我不妄想高攀,當時我還搶白了她老人家,可是現在……還有什麼話說?(淚下,拿出了鞋) 這是你當初送我的東西,現在還給你……

英 (哭) 哥哥,哥哥。

山 還記得我們在草橋分別,你送我這隻繡花鞋,做爲紀念,叫我在柘榴熟的時候,到你家來,還記得你說:「哥哥,不要忘了!」可是,太晚了,柘榴是再也不會熟了。

英 哥哥!(伏案大哭)

(沉寂,歌聲。)

(那個常聽到的歌聲又起了,悠遠地,迷迷糊糊地)

歌聲 送郎送到草橋頭,

草橋哪

頭上呀，

結柘榴，

柘榴開花年年有，

橋下哪的

流水啊！

不回頭。

永不再回頭。

（瑁安握着梅香的手。）

梅 呀？（看他）

（瑁安指指外面。）

梅 （點頭，低聲）來！

（二人悄悄地出。）

瑁 （在外）你到底怎麼打算？

梅 （在外）瑁安兒！……



英 哥哥，別難受。像我這樣的人，原不值得你愛。願你將來討個好嫂子。

山 只怕再也不會有這樣的事了！

英 哥哥是個男子，將來的前程遠大，不像我們女人一輩子就算完了，願你娶個賢慧的嫂子，比我好百倍，千倍，把我忘了！

山 不，我忘不了，忘不了，草橋頭上的相見，杭州三年的同窗，送你回來，我從杭州一直送到草橋……我忘不了，我忘不了！

英 忘了吧！我請你……（咽哽）忘了吧！

山 ……

英 忘了牠吧！只當我死了，只當沒我這個人，天哪！

山 （啜泣）弟弟，可是這不能哪！

英 （啜泣）哥哥，哥哥，你……你叫我怎麼好呢？

山 願你琴瑟永偕，百年和合（哭）

英 （沉痛地）你還忍……忍心說這話嗎？

山 （盯着她看）弟弟……

英 這都是父母做的主，只可恨我沒有法子——天哪！忘了我吧，哥哥，忘了我這可憐的人吧！

山 唉！

英 你只要相信，我這顆心……這顆心……你相信嗎？

山 我……（慘笑）

英 我一定不嫁，我發誓不嫁，我只要嫁給你……要是我當初沒鬧着要進學館……

山 （哀痛地）要是我們當先沒有遇見，沒有結拜，沒有同學……

（梁祝二人啜泣地伏在案上。）

（瑁安，梅香悄悄地上。）

山 （失神地起立）瑁安兒，我們走吧！……英妹，我們是後會無期。

（山伯帶着瑁安走了。英台慘痛地倒在椅上。）

（舞台全暗）



深秋，夜裏，梁家。

屋中黑暗，一枝殘燭在微風中搖曳。

一個老婦人（山伯的母親）愁苦地伏在案上，不勝其疲倦的樣子。沉沉的黑暗，窗外是風和雨。斷續的更聲。

婦（打一呵欠）四更了，還沒回來……（看窗外）又下雨了！（打了個寒噤）好冷！（挑了挑燈）

（外面犬吠聲）

山（在內囁語）啊，嗯……：：：：：你來了……：：：：：弟弟，弟弟……：：：：：你……：：：：：到底……：：：：：來了……：：：：：不要走，不要走，啊……：：：：：你們爲什麼要硬拉着她去，不讓她跟我在一塊兒？不，不……：：：：：回來，回來回來……：：：：：啊呀！

婦（起立，走到門口）山兒，山兒，你說什麼？醒醒，醒醒！

（在內）好黑呀！

婦 別怕，我的兒。（回來拿了燭，走進內間）媽在這兒！

山 (在內) 她走了嗎?

婦 (在內) 誰?

山 (在內) 英弟。

婦 (在內) 你做夢嗎?

山 (在內) 夢嗎(嗚咽)……

婦 (在內) 好好兒睡吧! 孩子。大夫就要來了!

山 (在內) 媽, 不要請大夫了! 我這病怕不會好的了。

婦 (在內) 不許瞎說, 我的兒, 你就會好的!

山 (在內) 唉!

婦 (在內) 睡吧!

(梅香手提一個燈籠上, 打扮得很樸素。聽見裏面人聲, 停住了。)

(梁母出。)

(二人無言坐下。)

(低聲) 相公醒了?

婦 梅 剛才說夢話呢。

梅 哦！

(雨聲。)

梅 瑁安兒還沒回來嗎？

婦 (搖頭) ……

梅 外面又下雨了。

婦 你怎麼不睡覺？姑娘！

梅 剛剛給狗咬醒了，就一直睡不着。以為天亮了哪兒知道還是黑漆漆地。

婦 秋天深了，夜天長。

梅 不知道怎麼的，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心裏深怕祝家會有人追了來，瑁安兒又不在……

婦 可憐的孩子，瑁安兒就要回來的！

梅 我是賣給他們家的，要是他們追到了，報了官……

婦 別怕，既然已經出來了……

(犬吠。)

梅 還沒回來！

婦 不知道大夫請到了沒有？

梅 相公這刻兒……

婦 發燒呢，老是叫着祝姑娘的名字。

梅 唉！本來是一件好姻緣，活生生地拆散了。

婦 可憐我只這一個孩子，費盡心血，養到這麼大……

山 （在內）英弟，英弟……

梅 相公還不知道姑娘快出嫁了……

婦 唉，也叫冤枉恢恢。

（犬吠。）

婦 怕是瑁安兒回來了！

（梅香提燈下。）

婦 （傾聽，祈禱）菩薩保佑，南無觀世音菩薩……

（梁山伯扶門走出。他瘦多了，頭髮蓬亂，衣服不整，除了那雙因為興奮而發光的眼睛，全變了。）

婦 （吃驚地）你出來了！

山 媽！

婦 快去躺着，快去躺着。

婦 (拿燈籠) 山兒! 你別嚇我!

山 我要找東西! 媽!

婦 找什麼?

山 我要找本書唸唸!

婦 孩兒, 這刻兒你還要唸什麼書?

山 我要唸! 媽! 你一心指望着孩兒讀書成人, 誰知道孩子不爭氣, 惹出了這一身病。唉! (沉痛地) 我一點兒沒能報答父母親的養育之恩……我要唸書, 我要唸書!

婦 孩子, 也別說那些了, 只要你身體好, 在家裏守着我也就心滿意足了。(扶着他) 進去吧!

山 不, 媽! 你讓我坐一會兒, 不相干的。(搖頭) 唉! 我的頭!

(犬吠)

婦 怎麼瑁安兒請大夫……

山 又何必請大夫呢? 我這病……我知道。瑁安兒也不見得有空……

婦 雖說離了我們家, 到底臨時有事有個照顧, 進去躺着吧! (摸他頭) 你瞧, 頭上這麼燒。

山 不, (懇求地) 我只要在外面坐一會兒, 媽!

婦 可憐的孩子! (外面犬吠) 我去看看去。(下)

山 唉！讀書，我要讀書！（在書桌上抽出一本書）子曰「非禮勿言，非禮勿取，非禮勿視，非禮勿動……」

（厭煩地放開）這書……（又抽了一本書）……「應嫌屐齒印蒼苔，十叩柴扉九不開，春色滿院關不住，一枝紅杏……」（不禁侵入了回憶）

（隱約中有人聲。）

（大家笑的聲音。）

祝英台的聲音（笑）哦，你們要我做文章不難，可是有一件……這兒有個謎語，你們要先猜中了……

……「應嫌屐齒印蒼苔……」

（大家笑的聲音。）

（聲音慢慢低弱下去。）

山（淚下）英弟，英弟！

（外面似有足步聲。）

山 誰來了？（狐疑地望着門外）

（風吹門帘動。）

山 沒有人，是風，是風……

（走到門口向外望。）

(又跌跌踉踉地走了回來，忽然抬頭看見壁上掛的那支簫，伸手拿了下來，癡癡地看着。)

祝英台的聲音 這枝簫……現在你拿去做個紀念吧……要是你能在吹簫的時候想起了我，那就

好了……

山 (淚下，失聲) 弟弟!(簫落地) 啊!

(外面秋雨似在嗚咽，他支持不住了，要向內走去。)

(窗外，有鴻雁聲。)

山 (凝望) 什麼?(摸到窗邊，向外望去) 好黑的天。

(鴻雁悽切的叫聲。)

山 是雁——回來了——雁——

祝英台的聲音 你聽見雁在那兒叫嗎? 雁來了，——兩隻雁，兩隻雁，前頭飛的是梁山伯，後頭是——

是誰……(笑) 告訴你——就是祝英台(笑)

(聲漸隱去。)

山 前面飛的是梁山伯……後面……飛的是……祝英台……祝英台……祝英台……(對前面注視，彷彿有所見) 弟弟，弟弟，你來了! 你為什麼不言語，滿臉憂愁的樣子……(欣喜地) 好弟弟，好弟弟，你到底來了! 到底來了!(伸手作要擁抱狀)

祝英台的聲音 太晚了，太晚了

山 (幻影消失，驚醒了) 啊！(大哭，踉蹌入內室)

(雨聲，人語聲。梁母，瑁安上。)

婦 這麼說，你——

瑁 沒法子，只好回來了。

婦 唉！王大夫呢？

瑁 也去了，好容易打開了門，他把我轟了出來。他說：你們是梁家的嗎？我說是的。他傭人說：大夫說也

不必再看，把那貼原劑藥再煎一貼吃好了。

婦 吃了沒見效啊！

瑁 可不是，我就這麼說的，可是他說：「不見效就不見效」了。

婦 (哭) 這麼說，相公……

瑁 太太也別難過，大夫也不過是看見我們這兒沒幾個大錢賺，所以不肯半夜趕了來！天一亮，我再

出去找去！

婦 真難爲你，瑁安兒，你也回去吧！弄得你跑了一整夜。

瑁 這有什麼？我從小跟着相公。雖說現在不在這兒，可是相公有個什麼爲難的事，不跟我自己的一

樣？可恨，現今不能時時刻刻守着……

婦 梅香剛才找你了！

瑁 她跑到這兒來了？相公看見了嗎？

婦 沒有。

（梅香上。）

梅 瑁安兒！

瑁 你怎麼來了？

梅 我怕——

瑁 別怕——

梅 我老是想著，要是祝家找了來，那時候——

瑁 他們找不着的。

婦 瑁安兒，你把梅香帶到哪兒避一下吧！

瑁 我本也這麼想。可是相公什麼人照應呢？

婦 你們去吧！

瑁 只賸太太一個人。



梅 相公又病着

婦 不，你們只管去好了。

瑁 不，怎麼好拋下相公……

婦 果真有什麼，可以找隔壁王媽媽相幫相幫。你們去吧！

瑁 太太已經這末老，我從小跟着相公，這刻兒——

婦 去！我知道你的心。

梅 (猶疑地) 瑁安兒，我們怎麼能拋下太太和相公！到一個遠處偏僻的地方？他們……

婦 他們找不到你們……

瑁 太太已經這麼大把年紀，相公病得這麼重，就在這刻兒……

婦 去，遲了，他們如果追着……

瑁 不，讓我想想！

婦 不用想了！

(遠處有鷄叫。)

婦 鷄叫了，別等到白天跑不掉，你們倆年紀輕，好好兒去吧！

瑁 可是我總得跟相公說一聲。

婦 不用了，那末着反使他難過。

瑁 那我寧願不走。

婦 不瑁安兒！

(鷄叫第二聲了。)

婦 去吧！

(瑁安遲疑。)

(梁山伯入，興奮地，臉孔燒得通紅。)

大家 (吃了一驚) 相公！

山 瑁安兒，不要顧惜我，快去！

你——

山 我——我全知道了，我已經是個完了的人，可是你們……你們比我年春——去吧！外面有你們的天地。

(鷄叫三聲，天漸亮。)

山 別躊躇了，快去！不用弄得懊悔也來不及。

(慢慢地) 相公，保重！我們去了！(對婦人) 太太！

（二人下，山伯母隨後。）

婦 好生走，帶把雨傘去，別滑倒了。（亦下）

（天大亮，足步聲逐漸遠去。）

山 去了，去了，（安慰地）他們去了！

（山伯母上，手裏拿了一張紅帖。）

婦 這一夜你就沒好好睡過，裏面去吧！（扶他）

山 唔！（看見她手中帖）媽，你手裏什麼？

婦 （避）沒有什麼，一張紅紙——

山 我看看！

（山伯母只好給他看。）

山 啊……（暈倒在地）

婦 （大驚）山兒，山兒，你

山 （喃喃地）她，她到底出嫁了。

婦 怎麼？山兒，山兒？

山 （指着地上的簫）那，那——

婦 什麼?

山 那——

婦 (拾了簫) 你要做什麼?

山 (咬牙) 弄碎牠, 弄碎牠! (想用手扭斷牠, 可是手顫抖無力, 弄不斷。)

婦 山兒, 山兒, 說啊! 你到底要什麼?

山 弄斷牠, 弄斷牠!

婦 (替他弄斷) 怎麼了!

山 (掙扎地爬了起來, 怪笑) 哈哈, 哈哈……

婦 (恐怖) 到底, 你——

山 不, 媽, 我好了, 我全好了! 哈哈, 你看 (掙扎着走了兩步, 要跌) 我不全好了? 我再不記掛什麼了, 我這

傻子, 那裏有永遠不變的心? 永遠不變的人? 這我可好了! (大笑) 哈哈…… (突然跌倒在地上。)

婦 山兒, 山兒! (見他不應) 這怎麼辦? 怎麼辦? (惶惶跑下)

(英台着新嫁娘服上。)

英 (在門口) 請問梁相公! (看見山伯, 大驚) 啊! (撲到他身邊)

英 (搖他) 山哥, 山哥, 我來了!

山 (慢慢睜開眼來) 啊!

英 我來了, 哥哥!

山 什麼……, 你, 你是誰?

英 我是祝英台!

山 祝——英——台, (回光反照, 眼睛睜大, 竟站了起來) 什麼, 祝——英台? 走開, 走開。

英 哥哥, 難道你不認識我了嗎?

山 (疾恨地) 你啊! 你啊! (指着喜帖) 你!

英 (看見紅帖) 哦! 哥哥, 你錯了, 我沒有嫁人。我答應了你, 除了你, 我再不嫁別人。

山 真的嗎?

英 (點頭) ……

山 (忽然有一種力量支持了他, 他抬起身子, 微笑着緊握英台的手) 那……那就好了……你, 你……沒有騙我, 到底沒騙我……也許是來世, 在別的地方, 我們……我們可以……(可是這力量却像曇花一現, 倏即消逝。他搖曳了兩下倒在她的懷中, 再不能言語了。)

(外面是無盡的風雨。)

(舞台全暗)



草橋客店前。深秋，楊樹葉落，柘榴衰頹。萬物凋殘，店也關閉了。
陰霾滿天，靄靄欲雨。

英台一個人孤獨地扶着那棵老柘榴樹，凝望遠處烟雲，無限淒傷。

（隱約中傳來微細的聲音。）

梁山伯的聲音 我走了！

祝英台的聲音 什麼時候再相見呢？

山聲 明年八月。

英聲 八月！

山聲 是的，就在柘榴熟的時候。

英聲 就在柘榴熟的時候。

（聲音慢慢消失。）

（英台啜泣，擦淚。）

(天空雲逝。風吹落葉，紛飛如蝴蝶)

(微風吹來，隱約中又傳來說話的聲音。)

英聲 啊呀！好大，好美的蝴蝶！

山聲 瞧，他們多親熱！多自在！

英聲 快快活活地在空中飛去又飛來！

山聲 就好像兩個朋友——

英聲 一個是梁山伯。

山聲 一個是祝英台。

(英台頹然坐在樹下高處，墮入回憶中。有一絲微笑，飛過她的臉。忽然，她驚醒了，掩面，抽咽着。)

歌聲 送郎送到草橋頭，

草橋哪

頭上呀，

結石榴，

石榴開花年年有，

橋下哪的

流水呀，

不回頭，

不回頭。

永遠不回頭。

(英台起立，淚如雨下。)

英 不回頭，不回頭，永遠不回頭！哥哥，哥哥，哥哥。(聳身向小溪跳去。)

(聽得見溪水飛濺的響聲，旋即復歸沉寂。)

(從英台跳入處，翩翩地飛出兩隻大花蝴蝶。)

(隱隱約約的聲音又起了。)

英聲 好大好美的蝴蝶……

山聲 也許……在來世……在別的一個地方……

(燈光漸暗。)

(只剩了一道光圈，照着這兩隻翩飛的蝴蝶。)

(光圈逐漸縮小。)

(舞台全暗)



——全劇完——

一九四二,六,二十六脫稿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劇本叢刊
第三集
離恨天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方 君 逸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孔另境

主編

劇本叢刊

劇本總匯 | 藝壇盛事 | 名作如林 | 美不勝收

姚克	姚克	李健吾	李健吾	李健吾	吳仞之	佐臨	朱端鈞	石華父	石華父	石華父	孔另境	孔另境	孔另境	孔另境	方君逸	方君逸	方君逸	方君逸	王文顯
楚霸王	清宮怨	風流債	喜相逢	花信風	賺吻記	樑上君子	圓謊記	雁來紅	孔雀屏	晚雀宴	鳳還巢	春怨	沉箱記	李太白	花弄影	離恨天	滿庭芳	銀星夢	夢裏京華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魏于潛	魯思	魯思	魯思	魯思	鄧昭暉	楊絳	楊絳	袁牧之	袁俊	洪謨	周貽白	周貽白	周貽白	胡導	姚克
野火	新婦	重見光	三金	釵頭鳳	藍天戀	狂歡之夜	十字街頭	妻假	弄真成假	稱心如	鐘樓怪	富貴浮雲	閻第光	陽關三疊	金絲雀	綠窗紅淚	眼兒媚	銀海滄桑	銀海滄桑

羅曼蘭戲叢刊

▲李柳麗	▲理智之勝利	▲哀爾帝	▲聖路易	▲愛與死之賭	▲羣狼	▲丹東	賀之才譯
------	--------	------	------	--------	-----	-----	------

柴霍夫	斯基	斯基	托爾斯泰	安得烈夫	夫斯基	奧斯託洛	高爾基	卞泰耶夫	果戈里	俄國名劇叢刊
櫻桃園	少校夫人	黑暗之勢力	大學教授	大雷雨	大雷雨	下層	新婚交響曲	欽差大臣	欽差大臣	譯信芳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廿一年九月拾捌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32577



總局書發
港香

德福道六十七號B

APOLLO BOOK CO.

67B DES VOEUX ROAD

HONG KONG

73-73176